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雲南通志卷二十九之九

詳校官給事中_臣李臺

刑部郎中_臣許北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_臣盧遂

謄錄監生_臣張龍升

欽定四庫全書

雲南通志卷二十九之九

表

唐

賀破吐蕃表

同平章事 權德輿 略陽

伏以聲教所被遐邇大同蠢茲西戎尚有遺類或犯亭
郭且稽靈誅陛下睿算無窮天威遠震以夷裔感恩之
衆佐藩隅制勝之臣地取以多方累獻捷事皆前定必

稟聖謨斬將塞旗出於料外堅城便地盡落彀中通荒服會朝之途絕餘孽窺覩之隙奉威懷之命以律而臧兼夷夏之師在和而克此皆陛下神武潛運妖氛永清由是成擒自當盡敵臣等謬當樞近媿乏廟謨幸覩成功不勝大慶

請築羅城禦南詔表

節度使 高 駢 渤海

臣聞仗鉞擁旄顯受專征之寄殿邦守土必尊共理之規冀勵節以輸忠須興利而除害伏以臣當道山河雖

嶮城壘未寧秦張儀收蜀之時已曾版築隋楊秀守藩
之日亦更增修堅牢雖壯于一隅周匝不過於八里自
咸通十年以後兩遭蠻寇攻圍數萬戶人填咽共處池
泉皆竭熱氣相蒸其苦可哀斯弊可恤臣前年赴任之
日纔過劍門料蠻賊奔逃不敢回顧先遣走馬入府放
出城內戶人莫不懽呼稱見蘇息臣今欲與民防患為
國遠圖廣築羅城以示雄閫將謀永逸豈憚暫勞臣深
受國恩實思忠蓋儻允所奏乞宣付宰臣僉議

又築羅城成表

高駢

西川境邑南詔比鄰頻遭蠻蜚之侵凌益以牆垣之湫隘兼是戎兵同行剽劫賊路不能控扼軍營罕習干戈遂使蒸黎枉遭塗炭臣初到統押便與經營更議遠圖以防後患嚴設武備廣築羅城遂乃相度地形揣摩物力不思費耗只繫安危趣十縣之人丁抽八州之將較分其地界受以城基運土囊而子來持石杵而雲集金湯既設鐵甕如堅控地道之莫能徒云入寇縱雲梯之

強立無計登陴白露屋凌空躋攀莫及青城山對峙形
勢不如覆瓦煙青甃磚苔碧縱蠻再至無計重圖皆仗
陛下之睿謀使微臣之創制

露布

唐

姚州道破諾沒弄楊虔柳露布

臨海丞

駱賓王

義烏

臣聞北極列象六合奉天子之尊南面乘乾一統成聖
人之業是知衣裳所會義有輯於殊鄰霜露所均誠兼

育於異類故塗山萬國誅後至者防風丹浦一戎緩前
禽者就日然則陳弧矢以威天下法雷霆而震域中四
時行焉天道不能去殺五兵備矣王業所以勝殘雖事
切救焚苟順時而濟物恩深祝網不獲已而用兵伏惟
皇帝陛下登翠媯以握圖居紫微而正象元功不宰混
大始以凝神至道無名佇華胥而得夢闡文教以清中
夏崇武功以制九夷環海十洲通波太液之水鄧林萬
里交影甘泉之樹反踵穿胃之域襲冠帶以來王奇肱

儋耳之酋奉正朔而請吏逆賊蒙儉和舍等浮竹遺嗣
沈木餘苗邑殊禮義之鄉人習貪殘之性日者皇明廣
燭帝道遐融頗亦削左衽而被朝衣解椎髻而昇華冕
而豺狼有性梟獍難馴輒敢亂我天常變九隆而背誕
負其地險攜七部以稽誅騷亂邊疆寇攘州郡用是三
門授律長驅無戰之師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地去月
二十一日軍次三趾崑崙鎮前後捕得生口知守促山
羌傍山連結十部蠻首徒五萬衆此山即南郡中之巨

防也岡巒千里西通大荒之郊溪谷萬重南極炎洲之境聳喬林而挿月陰靈有假道之標拔崇巖以隱天陽鳥無迴翼之地峯危束馬路絕懸車賊據臨岱之形垂建瓴之勢徵風召雨蜩起蜂飛驅雜種以挺災封孤千里肆沈黎而作孽雄虺九頭臣以為制敵以權柔遠者理或存於德教伐叛以義決勝者不必在於干戈於是廣播皇恩恭宣帝澤申之以安撫曉之以存亡信重蠻貊無負黃龍之約賞隆漢爵不渝白馬之盟地接冉駹

詞屢殫於諭蜀俗通槃瓠聲不輟於吠堯臣遣左三軍
子總管寧遠將軍前守右驍騎萬安府長史折衝都尉
上柱國劉會基率檢校果毅驍騎尉井陘縣開國男劉
元暕等銜枚遠襲卷甲前驅偃危旆而設潛兵疑從天
落乘間道而掩不備若出地中又遣右三軍子總管明
威將軍行右武衛翊府中郎將上柱國高奴弗率左武
衛天水府折衝都尉張仁操等陟南山之南衝其要害
之路又遣左一軍子總管前右金吾衛翊府左郎將上

柱國孫仁感率衛尉府右果毅都尉王文雅等凌北山之北絕其飛走之途賊首領楊虔柳諾沒弄諾覽斯等振螳螂之力距轍當輪縱蚊蚋之羣彌山滿谷劉會基高奴弗孫仁感等並忠勤克著智略遠聞識明君之重恩輕生有地提太阿之雄劍視死無時彎弧而兇黨土崩舉刃而妖徒瓦解雖危蒼沸鼎未窮梟首之誅救死扶傷猶致折骸之爨二十二日臣遣副總管兼安撫副使定遠將軍前左驍騎翊府中郎將令狐智通率右武

衛良將壯府左果毅都尉韓惠德等擁貔貅之雄順天
機而左轉遣管內安撫副使朝議大夫使持節守銀州
刺史上柱國宜春縣開國男李大志率前左武衛靜初
府右果毅都尉上柱國陳弘義等驅象犀之卒乘地軸
以右迴又遣行軍司馬朝散大夫守舊州都督府長史
上柱國梁待辟率守右金吾衛宜昌府果毅都尉閻文
成等總投石拔距之材蹈中權而拊其背又遣前守右
威衛龍西府果毅都尉康留買等騰躍鐵飲金之騎犯

前茅而扼其喉臣等率守左衛清官府左果毅許懷秀等橫玉弩以高臨縱金鉦而直道玄雲結陣影密西郊赤莖揮鋒氣衝南斗颶塵埃而匝地白日為之晝昏掃氛祲以稽天滄溟為之晦色兵交刃接鳥散魚驚自卯及申追奔逐北斬首千餘級轉戰三十里激流膏而為泉似變萇弘之血委亂骸而擠壑若泛鼈靈之屍既而照盡高春雲昏乙夜賊乃收集餘衆保據重巖臣度彼遊魂慮其宵遁使三軍齊進四面合圍二十三日垂魚

爛之危啟蛇形之陣揚麾誓衆仗節訓兵一鼓先登賞
必懸於芳餌九攻按律罪無赦於嚴誅五部雄才三河
俠少或生居燕地尤工即墨之圍或家本秦人早習昆
明之戰叱咤則江山搖蕩慷慨則林壑飛騰舉鵬翼以
揚威耀犀渠而賈勇澄氛廓祲回夏景以潰春冰滅跡
掃塵若霜風之捲秋篠戰踰百里時歷三朝前後生擒
四千餘人斬首五千餘級諾沒弄楊虔柳等殞元行陣
懸首旌門蒙儉和舍等委衆奔馳脫身挺險雖復刑以

止殺丁壯咸伏於誅夷禮不重傷班白必存於寬宥昔
魏臣賊蜀徒聞蒟醬之奇漢使開邛纔通竹杖之利豈若
膺紫泥而弔伐指丹徼以臨戎一戰而孟獲成擒再舉
而哀牢授首斯蓋皇威遠暢廟略遐宣奉元猷以配天
徒知帝力掩皇輿而闢地豈曰臣功不勝慶快之至謹
遣某奉露布以聞

破蒙瞽露布

駱賓王

臣聞七緯經天星墟分張翼之野八紘紀地炎洲限建

水之鄉西距大秦襍金行而布氣南通交趾枕銅柱以
為鄰俗帶白狼人習貪殘之性河淪赤虺川多風雨之
妖水積炎氛山涵毒霧竹浮三節肇興外域之源木化
九隆頗作中原之患年將千祀代歷百王鄭純之化不
追孟獲之風愈煽故三年疲衆徒聞定笮之譏五月出
師未息渡瀘之役然則大人拯物上聖秉期法乾坤以
握樞體剛柔而建極知仁義不能禁暴設刑網以勝殘
知揖讓不可濟時用干戈而靖亂伏惟皇帝陛下祥螭

載玉拓地軸以登皇道契寢繩掩天紘而踐帝玄雲入
戶纂靈瑞於丹陵蒼籙昇壇薦正圖於翠渚垂衣裳以
朝萬國崇玉帛而禮百神昭儉防奢露臺惜中人之產
宣風布政明堂法上帝之宮致羣生於太和登品物於
仁壽四神踐雪五老飛星君囿祥麟樂班文於先樂女
牀鳴鳳咏歸昌於帝梧四隩同文五風異色豐林萬里
纔疎苑囿之基層城九重未浚池隍之域六合照臨之
地候月歸琛大鑪覆載之間占風納賁蠢茲蠻貊敢亂

天常橫赤燁以疏疆背朱提而設險山林萬仞巖邑千
重望秦阜以相傾峭陵失四塞之阻對梁山而錯峙劍
門成一簣之峯自謂絕壤幽荒中外足以迷聲教憑深
負固江河可以逃靈誅殊不知玉弩垂芒涵水無九嬰
之沴瑤堦舞戚洞庭有三苗之墟臣等謬以散材忝專
分閭白招乘候順秋帝以揚旌絳節臨邊遲夜郎以礪
劍雲開騫穴旆轉邛山峻坂九折之危盡忘襟帶滇池
滿江之固曾失藩籬惟逆賊設蒙瞽等未革狼心仍懷

豕突陸梁放命旅拒偷安地接祠鷄竟無心於改旦山
多神鹿終未見於擇音臣以大帝宣威有征無戰明王
仗順先德後刑弘聖澤於中孚緩天誅於大造庶南熏
感愍仰雲闕以翔魂東律和音扣轅門而頓顙祝禽疎
網徒開三面之恩毒虺挺妖逾肆九頭之暴鳩集餘衆
蟻結兇徒儋耳椎髻之徒千里霧合鑿齒雕題之孽一
呼雲屯疊石菌以開營拒巖椒而峻壘崇巒切漢若登
藏寶之山絕壑憑霄似瞰封泥之谷去前月十七日連

營布陣據險揚兵東西三十餘里馬步二十餘萬聚蚊蚋而合響聲若雷霆縱蛇豕以為羣氣衝宇宙臣遣中郎將令狐智通等擁拔山超海之師當其步陣遣銀州刺史李大志等驅躍景騰雲之騎乘其馬軍遣雋州都督府長史行軍司馬梁待辟等領勁卒三千絕其飛走之路遣臨源府果毅馬仁靜等勒精兵九百斷其潛伏之軍臣率行軍長史韓餘慶等負霜戈而直指掃雲陣以長驅庶令斬馘七擒將士挾雷公之怒伏屍百里土

酋識天子之尊於是三略訓兵五申誓衆先登陷敵無
遺大樹之功後拒亂行必致曲梁之罰楚人三戶蜀郡
五丁氣擁玄雲精貫白日喑鳴則乾坤搖蕩呼吸則海
岳沸騰列旗影以雲舒似長虹之東指橫劍鋒而電轉
疑大火之西流刀接兵交洞胷達臆自辰踰午魚爛土
崩沸殘息於層峯更切守陴之哭積員顛於重阜殆成
京觀之封唯賊帥未悟傾巢之兆敢懷拒敵之心猶率
馬軍平川轉鬪驚塵亂起六合為之寢光殺氣相稽四

溟為之變色副總管某某者忠惟徇國義則忘軀臨危而貞節逾明制敵而機謀獨遠丹誠自守雖九死其如歸白刃交前豈三軍之可奪投袂則妖徒霧廓塞旗而逆黨冰摧於是乘利追奔因機深入困獸猶鬪如戰廩君之魂窮鳥尚飛似驚杜宇之魄斬甲卒七千餘級獲裝馬五千餘疋僵屍蔽野臨赤坂而非遙流血灑途視丹徼而不遠首領和舍等並計窮力屈面縛軍門寬其萬死之誅弘以再生之路惟蒙賙脫身挺險負命窮山

顧巢穴而靡依逃晷漏其何幾况妖徒革面徼外非復
他人部落離心舟中皆為敵國瞻言梟首指日為期凡
所歸降隨事招撫與之更始復其故業首丘懷戀疑臨
舊國之墟安堵如歸似入新豐之市然後班師遜水振
旅禺山建鴻業於武功暢元猷於文教庶荒陬襲中邦
之禮邊疆息外寇之虞華人祝堯兆皇基於千歲蠻歌
頌漢美王澤於三章宜與夫天帝前星廣賜秦公之冊
坤元益地遙開王母之圖蓋示有云曾何足紀斯並元

謀廣達妙略遐覃一戰而荒景肅清再鼓而邊隅底定
豈臣等提戈擐甲克全百勝之功仗節揚麾能通九變
之策謁藁街而獻捷大帝成規聞杖杜以勞還小臣何
力不勝慶快之至謹遣行軍司馬朝散大夫守雋州都
督府長史上柱國梁待辟奉露布以聞軍資器械別簿
錄上

破吐蕃露布

節度使 韋 臯 萬年

劍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臯等言臣聞

兵應者勝義者王師直為壯曲為老多助之至四極爰
輾貞觀則同羅擊延陀開元則九姓殄默啜曰商莫不
來享犯漢雖遠必誅德鳳翔虜河源武節愴虜月骨率
寧人之有指先元戎之啓行用信威光祖宗不以賊遺
君父恭惟皇帝陛下宣昭義問敕寧武功纘八葉之鴻
圖奮四征之雄略懷梟鴟銷祲沴稟仰太和剪鯨鯢清
郊原掃除羣穢王猶允塞我武惟揚奇幹善坊各修貢
職條枝若木咸順指令邈積石之遐陬有吐蕃之醜類

侵敗王略倍奸齊盟乘邊將之騁兵瞰戎亭之虛候為
蛇豕食上國盡盜河湟帥螫賊搖我疆再驚畿甸騎塏
敢於深入鑿蹕至於親屯攔然授兵協以謀我尚納汙
而含垢姑通使以結和清水之盟未乾好時之師已聚
指涇靈而徼賂閤鹽夏以擣虛夷德無厭弗悔衽金之
旤楚氛甚惡輒興衷甲之謀蠢爾為讎整居匪茹維時
南詔慕化中朝先零之質諸羌雖嘗并力麋人之率百
濮罔不離心頓顙於邊受命於吏燕貉輸致騎之勤晉

戎成犄角之勢彼既失鐵橋之險我遂克義和之郭盍
竄匿於龍荒復虔劉於麟塞戕我守將墮我陴隍修戈
矛與同讎靡室家不遑處臣等請奮其旅以殲乃讎鳳
翔振武靈武之騎獵其西邠寧太原涇原之兵震其北
率山南熊羆之較暨東川驅虎之師烏蠻撓其腹心回
鶻擣其肘腋衆素飽矣壹大治之諸將陳洎等統五萬
軍出十一道濟師西颢之半策勲北陸之初盪平七城
斬馘萬級獲鎧械十五萬計燔堡壘百七十餘遂賈勇

而圍昆明將決勝而定青海偽東境五節度大使論莽
熱釋朔方之衆援維州之域九攻九卻之計窮七縱七
擒之威速連連執訊矯矯獻囚不然我薪而自焚有如
破竹之立解拂廬魚潰甌脫兔犇谷靜山空自就焉耆
之僂區殫域滅汭聞智盛之降斯皆廟謨淵深神斷天
造明見萬里運奇掌上之兵守在四夷制勝目中之賊
勒功滇池之柱植表赤嶺之碑一怒安民文之勇也三
軍用命克何力焉臣等承帝之明敵王所愾開遠門謁

候坐收西極之舊封紫薇殿受俘重覩崑丘之茂績臣等無任慶快激切屏營之至謹遣某官奏露布以聞

碑

元

平雲南碑

學士

程文海

建昌

國家繼天立極日月所照罔有外內雲南秦漢郡縣也負險弗庭乃憲朝踐祚之二年歲在壬子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介弟親王之重授鉞專征秋九月出

師冬十二月濟河明年春歷寧夏四月出蕭關駐六
盤八月絕洮踰吐蕃分軍為三道禁殺掠焚廬舍先遣
使大理招之道阻而還十月過大渡河上率勁騎繇中
道先進十一月渡瀘所過望風款附再使招之至其國
遇害十二月薄其都城城倚點蒼山西洱海為固國主
段興智及其柄臣高泰祥背城出戰大敗又使招之三
返弗聽下令攻之東西道兵亦至乃登點蒼臨視城中
城中宵潰興智奔鄯闡追及泰祥於姚州俘斬以徇分

兵略地所向皆下惟鄯闡未附明年春留大將烏蘭哈達經略之上振旅而還未幾拔鄯闡得興智以獻釋不殺進軍平烏蠻部落三十七攻交趾破其都收特磨溪洞三十六金齒白夷緬中蠻國皆相繼納款雲南平列為郡縣凡總府三十七散府八州六十縣五十甸部寨六十一見戶百二十八萬七千七百五十三分隸諸道立行中書省於中慶以統之大德八年平章政事伊遜德勒建言所領雲南地居徼外歷世所不能臣先皇帝

天戈一麾無思不服今其民衣被聖明同於方夏幼長
老少怡怡熙熙皆自慙其往陋非聖武不殺之恩不及
此惟黠蒼之山嘗駐蹕焉若紀聖功刻石其上使臣民
永永瞻仰於事為宜中書以聞制曰可以命詞臣臣文
海再拜稽首而言曰世祖皇帝之德大矣譬如天地之
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而生生之意恒寓於雪霜風雨寒
暑變化之中物之蒙之者薰然而溫灑然而濯翕然而
同靡然而順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故其功烈之崇基

業之廣貫三靈而軼千古夫以大理之昏迷旅拒虐我
使人若奮其武怒俾無遺育可也而招徠綏輯終釋其
主弗誅嗚呼微天地之德孰能與於斯乎今陛下建中
和之政凡以繩祖武厚生民無所不用其極中外欽承
無遠弗届是以藩方大臣於錢穀甲兵之外惓惓以光
昭令德為請其知為政之本也已漢世宗從事西南夷
天下為之騷動蜀民咨怨諭之諄諄鑿池泣習再駕而
後取之其視今也孰愈穆王周行寓縣必皆有車轍馬

跡焉初非疆理天下也而世猶誦之至今視跋履山川
洒濯其民而納於禮義之域孰愈彼碧雞金馬與夫點
蒼皆其山之望者也漢使祭之唐季盟之夫各有所畏
焉耳今也鑄未始磨之崖紀無能名之績桓桓炳炳與
世無極豈惟足以震百夷榮千古其餘光所被山川鬼
神寔嘉賴之嗚呼盛矣哉臣事先帝蚤受眷知今復待
罪禁林發揚蹈厲職也不敢以荒落辭謹再拜稽首而
系之以詩曰於皇惟元載地統天大噫小噓曰寒以暄

粵西南陬水駛山蓄風霆流形氣交神州跂息蠕蠕勾
萌鮮鮮谷飲巢居燕及跼鳶繫誰之恩聖祖神孫武烈
文謨湔祓生存既有典常被之服章我吏我民我工我
商萬國一家孰為要荒黜蒼蒼禹跡堯牆井鉞參旗
終夜有光威不違顏作善降祥嗟爾耄倪視此勿忘

賽平章德政碑

提舉

趙子元

榮祿大夫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賽公平烏孫
國師之後早遇太祖功聞五朝政事舒徐德量寬大至

元甲戌帝以南方未定召公囑之曰雲南勝地極在遐
荒自朕親臨率兵歸附迄今役屬二十餘年撫恤之心
雖切而下民之志未安今欲得人以革其弊公奉天子
命鎮諸外藩以納蘓拉迪音烏呼納為斷事官楊璉為左
右司郎中塔瑪丹為員外郎梁增侯瑞為都事所司之
土東接宋境西距蒲甘北抵吐蕃南屆交趾地方千里
者五總隸一百餘州凡二十餘路皆公所攝是歲七月
抵大理下車風動神行詢父老諸生安國便民之要中

慶大理兩設提舉令王榮午趙子元充其職中慶首建
文廟歲祀於春秋二丁仍收置儒籍識者度公之心皆
為學校之事似乎寬緩公臨事之始而先之者何也殊
不知國家政事典則綱紀法度軍旅刑穀之事未嘗不
自文學始今公先其所當為而為之使南方之人舉知
風化公可謂得治之本矣繇是省徭役招散亡恤鰥寡
備水旱禮賢士削冗官建屯田制楮幣設路食以待勞
民薄征税以廣行旅飢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撫

綏凡興利除害之事知無不為與夫建省堂築驛館導
水治橋興市井皆候農隙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凡結怨
於己者公悉以恩待之當時號為易治十二年冬羅槃
甸蠻自昔聲教之所不及者據險恃愚屢逆使命公乃
徂征薄於城下我師四圍其勢欲破謂諸將曰力攻不
如德降諸將曰蠻夷不可以仁義化乘勢而攻殄無遺
育必無後顧之憂公曰不然我聖主好生惡殺之心臣
下體而行之職也數日城果下諸酋長各齎金馬幣帛

以貢公命僚佐郎中楊璉安諭以西餘城和泥諸部望風屈膝十三年秋遣使齎檄招誘廣南溪洞是時儂士貴及左江李惟屏右江岑從威等二十人各執土物納欵公以新降不受降者拜首再三僅受以領其意及歸濃賞厚祿以旌其勤是歲廣中降者八十餘州籍四十萬戶東招靖江南開廣道不勞一矢而安定十四年春蒲甘遣大將蘓都爾貝副以裨將五人士卒象馬以萬計剽掠金齒飛書求救公命萬戶忽都總管段信直等

釋圍而蒲兵始解自後蒲甘不敢犯邊金齒得以安堵
皆公之良計也初昆明池口塞水及城市大田廢棄正
途壅抵公命大理等處巡行勸農使張立道付二千役
而決之三年有成噫嘻公今之治南詔亦猶昔之治西
秦也長安之人曾勒碑以記其德公之用心可謂至矣
經綸既緒凡有功於王事者公遣使聞奏朝廷莫不稱
旨擢阿魯與納蘓拉迪音為雲南諸路宣慰使都元帥楊
璉為宣慰使副都元帥烏呼納和尼齊阿實克巴實為招

討使阿魯為宣撫使總管段信直等特加恩賜張立道
為中慶總管各賜虎符金銀符宣勅者二百餘人以旌
其功吾嘗論名實之辨而有感於公公能開疆闢土於
不毛而不能勒勲於銅柱使南方之人感恩於肺腑而
不能繪像於公朝此公之所能者實也公之實跡已昭
著於宇宙雖紀之金石歌之聲詩未足以發明其萬一
而公之名雖三尺之童亦知之又何待予之揄揚而後
顯哉然國人不起甘棠之詠似有愧於召公黃童不為

騎竹之迎豈無慙於郭伋吾儕小人舍本逐末釣名干
譽視公寧不愧耶邦人父老感公之德銘之琬琰以示
不忘銘曰公實在己公名在人己既無歉人何足詢為
政以德澤民以仁南方生齒親之若親遠人向化臣其
未臣昔號難治公來舉醇豐功偉蹟南詔西秦垂之金
石永示無垠

明

黔寧昭靖王祠堂碑

王奎

見前

王諱英字文英姓沐氏鳳陽之定遠人元季天下難作
王在童穉喪所怙恃時皇上龍飛鳳陽往拜于門上奇
而有之既長機敏過人數從征伐終日侍側無戲色亦
無情容弘量孝恭出於天性上益奇之壬寅授帳前都
尉出鎮鎮江卓有聲績甲辰除廣武衛親軍指揮軍府
肅然尋加昭勇大將軍廣信衛指揮使軍府益律戊申
春正月上即皇帝位改元洪武既定鼎命王從征福建
擒元平章陳友定三月復王姓鎮建寧三郡三年陞鎮

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四年陞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
府事時天下兵樞交擁治出聲生稱上意旨中宮尤屬
望焉九年乘傳繇陝西抵熙河布德澤康遠人事有不
便更張以聞明年副寧河王總大兵征蕃部西渡黃河
略川藏耀兵崑崙轉戰千里俘獲萬計班師論功封西
平侯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仍榮祿大夫勲柱國
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勲在盟府上曰朕昔子汝無
異汝父汝今世有茲爵守乃宗祧以貴乃祖父無忘朕

命敬之哉又明年八月拜征西將軍將兵征西番降元萬戶克實克嘉勒梁副使舒多爾濟阿烏都二人卒二萬雜畜二十餘萬平朵甘納琳七站地數千里十三年以陝西兵征和林元國公托和齊等略以集乃渡黃河回賀蘭涉流沙偵報去穹廬五十里王分為四翼自以驍勇衝其中堅銜枚夜薄其營托和齊愛租全部皆降明年引兵出古北口襲公主山長寨平四郡過驢駒河獲知院李宣還京副征南將軍統兵征雲南不決十辰雲南

底定夏王與征南分兵東平烏蠻餘寇諸部謂王師東下復叛夷孽二十餘萬圍雲南城幾不支王聞以銳師萬人馳救之寇拔營宵遁時曲靖永昌皆失守王次第復平之事聞詔征南班師王留鎮二十一年春平摩沙勒斬首千餘級三月緬思倫以三十萬衆寇定邊東川廣西往往遙應之王率諸衛兵三萬禦之尅日會戰蠻用象王分軍隊下令曰聞吾砲聲大衆齊入初風從賊來砲發風猛助順乘風縱砲象皆股慄三軍夾擊之聲

震山谷殺其首將乃斯郎斯郎理蠻師大奔斬獲萬餘人盡獲其象馬軍實思倫遂附秋七月東川平冬十月廣西平誅者滿矣獻俘五千餘人明年平越州阿資冬朝京師賜宴奉天殿賜金銀楮帛繒綵以萬計尋還鎮上諭曰汝在朕無西南之憂二十四年阿資復叛王親擊之有詔命王還滇以僉都督何福為平羌將軍討之阿資來降秋遣使招八百八百八貢明年夏王薨於正寢軍民罷市巷哭訃聞上哭之慟追封黔寧王謚昭靖

王在鎮十年初內訌外攘人流卒亡內無宿儲外絕餉
運王分軍墾田九十七萬畝且耕且戰招撫攜貳敬賢
納士不吝資予民始知有生雖連歲用師而陽春煦育
之意常寓於霜露冰霰之中遐邇習聞皆覩天日山川
草木相生懋豫與嘉賴之其功德之盛古所未有也民
夷念王不置合辭請于朝建祠報可俾王之子今西平
侯纂其任從民望也又按祭法古之通祀者五曰法施
于民曰以死勤事王兼有之載祀百世此其肇歟祠作

于薨之後二年十月乙未成於明年六月己卯凡為楹
若干行馬列戟不侈不踰遵憲章也既成享咸請紀於
石以垂無極因作迎享送神之詩俾歌以樂焉大明麗
天萬國明赤符飛騰策六丁惟王翊運天降精身薄日
月騎斗衡挾矢張弧掃欃槍助帝駟伐基隆平氣壓崑
崙盪滄溟出入星緯無畱行勁涉滇海縻長鯨長鯨既
殲波浪腥龍蛇走陸殺氣橫噓陽吹陰孰敢嬰文經武
緯光晶瑩手揭元會歸虞庭上騎箕尾為列星帝錫侈

封王黔寧河山帶礪分漢盟堂堂遺像夾兩楹神光夜
夜飛爽靈肝蠻布瀉通杳冥琴麗颯皆從兩旌倏焉如
雲搏紫清八衝鏘然韻流鈴春秋報事垂千齡

定遠王神道碑

大學士 楊士奇 廬陵

王諱晟字景茂自少氣宇闊厚聰悟過人高皇帝重之
既冠授後軍都督僉事陞授左都督時惠襄繼昭靖鎮
雲南薨王嗣封西平侯仍鎮雲南王承父兄之後秉誠
殫慮益弘遠圖先是麓川不靖王適至奏發兵平之太

宗皇帝臨御之三年八百蠻酋侵邊王先後追擒其酋
誅之四年安南叛命王佩征夷副將軍印率雲南兵分
道進討寇首遠遁於海王合征夷將軍兵追至日南州
俘無遺械送京師安南平六年春班師入朝封黔國公
賜誥券玉帶金幣上親製詩褒嘉還鎮雲南十七年富
州蠻酋積逋賦不入命王討之王使人諭以禍福蠻遣
子詣京師謝罪悉償所逋仁宗皇帝嗣位重王勲德命
佩征南將軍印正統三年麓川思任發擾邊侵掠諭之

不下乃命弟昂及都督方政等率兵前進乘夜渡江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獲象三十餘政奮勇獨進賊伏兵四發政力戰死之王曰是雖偏將失利固吾總帥之過旋師將駐金齒圖再舉會有旨命還鎮王至楚雄以疾薨訃至京上為之輟朝賜恤典追封定遠王謚忠敬夫人臣生有茂勲死有榮名無愧於銘矣乃為之銘曰天啟皇明于淮之右配天與地篤生帝后二聖至仁作民父母心存萬方包含徧覆矧孤在里靡攸怙恃二聖矜

惻曰其予子鞠之誨之勞劬備周以長以成有偉才猷
帝有恩言爾復爾氏懋乃樹立華乃先祀嗚呼昭靖盛
德豐功皎日之誠持孝與忠嗚呼忠敬繼乃烈考維孝
之執維忠之蹈發軔都府簡在宸心夙夜弗遑秉其慎
欽往綏滇人幾五十年率考之行敷帝之恩俾食俾衣
免其寒飢重學崇師導之尊卑平其政令時其作止人
戴惠慈淪骨浹髓有或弗慧以諭以誨存誨弗悛式劉
以戒交人悖兇披猖為狂違天毒氓軼我邊疆奉詔出

師徃行天討桓桓疾馳雷驅電掃富良飛渡如履坦途
兩師窮追縛寇海隅解縱脅從宣布教條爰整師旅凱
歌歸朝飲至策勲上公錫爵嘉寵元臣龍章輝灼滇人
之思瞻望旆旌帝不忘遠申命南行祗事五朝鞠躬小
心奉國忘家志如堅金寸棘未翦躬不寧處過自偏裨
予躬引咎終於王事德善孔多顯顯華裒千歲弗磨沐
氏子孫奕奕象賢篤忠與孝永光其傳

定遠忠敬王廟碑

尚書

王直泰和

古之人臣有大勲勞於國者生則疏爵以貴之於其終也則必有廟祀之禮焉所以崇德而報功也然非子孫之賢而能備其制成其禮者蓋鮮矣我國家之臣之有大功者鳳陽沐氏其一也沐氏之先曰黔寧昭靖王早受太祖高皇帝罔極之恩長而奉命征伐功烈赫然著在西土於是封西平侯作鎮雲南既薨而進王爵享廟食長子春嗣侯薨而王繼之王諱晟字景茂自少聰悟過人博考諸書高皇帝甚重之命為後軍都督僉事益

祇勤不懈加授特進榮祿大夫左都督俾襲侯封仍殿
南服王念夷性無常先王戡定之不易必有以大鎮撫
之然後能讐伏其心而各有寧宇先是諸蠻逐麓川宣
慰而分據其地乃請發兵討定焉正其封域而疆理之
置木邦孟養孟定三府鎮沅威遠二州千崖潞江灣甸
大侯者樂五長官司徵其貢賦有常數又置騰衝千戶
所於潞江之西以臨之而諸夷莫敢不服太宗文皇帝
即位之初八百蠻酋出寇掠為邊患王曰是不可不治

不治則將愈肆即以聞且發兵問罪而自率衆繼進及
蒙自縣蠻聞王來皆退走王督兵窮追獲其酋戮以徇
上嘉其勇決賜白金降璽書勞勉安南叛朝命征夷將
軍率師討之而以征夷副將軍印授王為左副俾率雲
南四川諸軍分道而進王經野蒲伐山通道先驅入安
南奪猛烈棚華關隘築堡駐師以造舟分遣諸將出宣
光江口奪澳沕寺沙昇舟夜出洮水引兵泝流鏖戰富
良江自旦達暮賊因稍引卻明旦將復戰王下令曰天

兵伐叛當出萬全命盡括軍中舟聯為浮梁以濟師與
大軍會合攻多邦城柵破之遂擣東西都及盤灘困牧
嚕江仙侶等處所至如破竹賊不能支遂潰寇首黎季
犛父子窮蹙挈家屬走海上於是將佐皆集督率諸軍
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悉就擒械送京師安南平得郡
四十八縣百八十六戶三百十二萬五千九百他物不
可勝計還朝上以王功多賜號顯忠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黔國公食祿三千石賜誥

券玉帶金幣命子孫世襲既大宴上親製詩寵之還鎮是冬安南復叛推陳季擴為首元帥鄧容副之上獨命王為征夷將軍以兵往伐師入其地季擴等懼遁入安海島王追至占城境上擒送京師誅之既還富州蠻酋頑不供賦者累年有司亦請以命王王左右皆曰此易與爾以兵急攻平其地可也王曰威服不如德服使人以禍福諭之蠻感悅即遣子謝罪京師而盡輸逋賦蠻中帖然仁宗皇帝嗣位以王勲戚之賢而久勞於外召

至京師命兼太傅待之禮益隆佩以征南將軍印遣還
王頓首辭讓上曰朕託卿鎮靜一方此豈為卿重哉宣
宗皇帝及太上皇繼位所以褒賜皆特厚正統初會川
黎溪及馬龍他郎甸諸蠻相繼作亂王皆命弟都督昂
往平之及麓川思任發反侵掠騰衝南甸諭之不下事
聞命王率兵致討師至潞江王諭諸將曰兵以謀勝今
逼瘴月豈用武之時然衆已集若賊畏威服罪則當為
請於朝復諭之不從王乃命弟昂及都督方政以兵進

然猶以敬慎為戒王整兵未發政等夜渡江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政乘勝獨進遇伏力戰死時春已半王慮瘴發非利遂旋師將駐金齒會有勅令還鎮息兵俟時而動至楚雄疾作勢且甚謂弟昂曰吾父子兄弟受朝廷恩大矣吾不能報爾素忠謹其勉率子孫篤盡臣道以無負國家又曰逆賊逋誅而偏將不返吾甚恨之爾毋忘此寇言訖而逝王文武忠孝克纘先王令緒而在鎮既久敷布天子仁義之澤以綏靖一方凡其言行施

於父子兄弟賓友僚佐之間未嘗違乎道德隆位重祿
好賢容衆記人之善忘人之過蠻夷干法不忍加誅若
用兵行師非遇有罪不輕戮一人信賞必罰威行惠施
是以將士用命所向有功至於講武事修戎器理屯田
治城戍勤恤民隱興利去害建學立師以教導其人使
歸於善尤孳孳不倦公事之暇手不釋卷進退從容有
典有則凜然仁人君子之風蓋所謂說禮樂而敦詩書
者也至於薨人無貴賤愚良莫不哀慕正統四年三月

十八日也享年七十有二訃聞上震悼罷朝恩恤尤厚
追封定遠王謚忠敬而命子斌襲封黔國公弟都督昂
總其軍昂薨斌仍出鎮雲南請於朝曰先臣紹臣大父
遺烈受爵命膺綏靜之寄効征伐之勞思竭力成功以
報殊遇而未克如志今蒙追錫王爵加以美謚寔與臣
先大父同此莫大之恩也臣願如先大父立廟供祀享
以彰上賜而畢臣志詔曰可於是作廟於昭靖廟旁制
度儀觀之盛足以致其孝經始於景泰元年八月初三

日而以景泰二年十月十五日訖工既備物行禮而告
諸廟矣將勒文以紀其成而黔國公謝世上念沐氏世
勲且有世澤於雲南而黔國子幼以今都督璘賢可以
任繼述詔佩征南印仍總諸軍鎮茲土蓋都督昂之孫
王之從孫黔國從子也深惟廟碑未建何以彰王之功
德而成黔國之志乃因金齒儒學教授余穀來京師屬
予文予惟聖王之制廟祀以報功德之臣蓋欲與國咸
休厚之至也王之令德豐功世濟其美廟而祀之蓋宜

矣國家有億萬年太平之慶王亦享無窮之祀奚可無
文以著不朽故為序次其事而系以銘俾刻焉銘曰天
佑聖明篤生賢輔四征不庭混一海宇遂開雲南昭靖
之功師武用宣以啟王封世臣大家譽望赫奕忠敬繼
之克纘戎績弗被炎荒瘴癘之區近悅遠懷罔有不孚
太宗烈烈南交致伐風行草偃左將之傑乃執其渠至
於海隅再涉鯨波以訖天誅夙夜匪躬用熙帝載位與
時升業已久大高牙巨纛作鎮茲邦山川邈遐千里相

望皇聞大猷綸命時至惠綏撫摩惟一其視乃寢干戈
乃正典常以此仁愛馴彼暴強蠻或不恭敢肆無道緩
其獮薶妖我文告飢則有食寒則有衣是孰使然敷政
其宜相維先世匹休儷美仁義忠孝允作臣軌何天弗
遺亟殞將星哀此下人雨涕曷勝當宁悼嗟追錫顯爵
加以美謚先王是若作廟巍巍昭靖焉依命服煒煌穆
穆令儀春殷秋高以享以祀鼓鐘既設復有牢醴王之
格斯子孫之思亦軫民艱降福孔怡麗牲之碑礱彼貞

石載德有文垂耀無極蟠螭在滇穹龜負之後千萬年
永永弗墮

大理八蜡廟碑

知府

李元陽

太和

夫五穀者人之司命先王制為蜡祭以報穀也其神八
故曰八蜡一曰先嗇神農也二曰司嗇后稷也三曰農
田畯也此聖神開穀之原者也其曰郵表畷曰水防曰
水庸此利於穀所當謹者也曰貓虎以祛豕鼠曰昆蟲
以息蝨賊此害於穀所當祓者也蓋莫不有神以司之

建亥之月致祭以報萬物息老休農又各宴會其祝曰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其樂則歛
絃頌擊土鼓是為蜡也昔者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
皆若狂未知其樂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澤非爾所
知也故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謹宴會之財也今兩河關
陝山之東西皆有蜡廟獨南中闕如嘉靖辛酉郡丞江
公泣止大理謂人曰吾昔為滋陽令蓋見諸郡邑皆有
八蜡廟焉對者曰茲典其有待乎夫事無倡罔濟滇之

有蜡其自公始乎會歲饑米價騰湧未遑營作丐者二千餘人公乃募民之有餘穀者數百家使以次施濟施者無大費而丐者全活君子以謂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公又謂賑不可為常欲米價常平其惟社倉乎遂以贖鍰買穀貯之令民間主其糴糶不足又取岸沙之可耕者履畝升科以益之明年彭公以提刑憲使分巡金滄謂郡丞曰事神治人其道互用吾觀子之賑而倉也知子有裕民之志矣盍為八蜡廟以祈年乎丞曰宿

願也遂上下原隰選地於北郭浮屠之原鳩工伐木輦石陶甃糾胥吏之惰者得十九人權量之欺者三十許人俾量罪具材作廟以蜡焉郡之縉紳相賀曰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人謂其不能兼也今食於人而思所以食人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其斯之謂與分巡名謹三山人郡丞名應昂攸縣人

雲南平諸夷碑

御史

趙汝濂

太和

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兼理軍務紹興呂公開府

雲南之又明年為嘉靖丙寅土酋鳳繼祖以武定叛劫殺自恣惡餓薰偏公召羣公而諭之曰賊祖黷亂國經往者務為姑息以致諸夷倣倣漸不可長於是奏聞天子降旨俞允命至之日主餉督兵各奉其職戎器既備師徒既簡禍蘄滇池分哨而進列陣如雲呼聲動地逢賊於武定我師奮勇衝突虜營矢鋒雨集砲聲雷鉤百里之內原草為赤公乃協於元戎叅於臺史躬泣大軍親歷敵境藩臬大僚矢謨先後文武間帥闕如琥虎熊

罷十萬縱橫轆轤兵鋒筍束行伍篋密飛鳥不過蟪蛄
不通賊乃計窮奔逸泳江入蜀衆謂賊既過江地涉別
省茫茫林箐無跡可攻公力排羣議定策造舟羽檄星
馳戒令速發憲臣聳聽將士誓死金砲掀天旌旗蔽日
履險如夷直趨姜堡招徠嚮導圖寫地形望影揣情知
賊不遠公運籌遙授警戒軍中將士翻然抖擻介冑是
夜果有三千餘賊衝劫官營我師有備擒斬百餘大呼
追逐墜崖落澗者無算遂乘勝尾賊至會里寨公又飛

檄指示幾微恐有伏賊道旁乘隙比軍入葛可山賊果
有伏我軍先覺遂大破之直擣蒲桃村毀賊營千餘間
斬伐林箐一十三處繇是刮野掃地莽翳如濯鬼無隱
跡物無遁形四面夾擊不容綫罅逆賊繼祖與惡黨卞
大才阿方等一時授首先是繼祖之黨姚安則有欽鈞
易門則有王一新首尾相應將為禍階公以通幽洞冥
窮神觀化之力早知其然用兵方半即縛姚鈞兵功初
成隨斬一新四兇既除諸夷膽落餘黨降者釋之復業

凱歌而旋萬姓謹迎山川草木蔚有佳氣奏捷上聞飲
至論功粵稽往事元江興師無成而罷東川用武竟非
我功遂使氍毹生心狂夷攘臂殆非所以示天下也我
公泣止申明國法誅削羣兇不一而足甲子之夏斬僭
號二賊於昆陽秋斬奚本等三賊于祿納冬擒者索于
新化州乙丑誅虧遮於尋甸昔之蜂屯蝟集者既一掃
而空乃今深根固蒂者又一戰而拔自此當寧無南顧
之憂揆之武侯在漢勲著南征今日駿功誠不多讓昔

周宣之世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詩人歌功乃列於雅而我公希有之績歌詠未作非甚闕典與濂與闔郡文武官屬縉紳士人采摭實跡會衆合詞撰詩一通勒石於點蒼山庶垂警于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錄云詩曰天挺哲人加志窮民職大司馬不私其身位高任重夙夜惟寅曰此南服寇壤與鄰聖人在上四夷來賓乃爾小醜敢云不臣爰聲其罪爰整其旅彼兇僭號何如腐鼠一擒雙孽無煩再舉其時伊何孟夏載暑是歲之秋楚

雄告憂蟪斧蜩鋒掩縣乘州曾不逾時亦既翦劉沍寒
之節有豕載唾一麾斃之遂傾其穴乙丑之年羣盜蟬
聯禍延尋甸一郡騷然運籌得當弓不張絃以俘其醜
弔此顛連我公王佐皇風是播視金如土賤貨猶唾除
兇翦亂風掃電過奈何頑酋不知悔禍罪釁滔天海山
非大公用震怒歷告羣僚是決不悛合覆其巢爾整師
徒爾備弓刀載爾糧糗忠蓋是昭歲臨丙寅夾鐘之月
禡纛滇池公秉其鉞紀律嚴明颺火奮越旌旗獵獵誓

師喋喋雄風變變駭電雪雪軍威所吞千里震懾既與
寇逢衝擊先登怒厲激發颺起雷騰矢風簇雨戟火流
星羽騎奕奕戰象稜稜聲動天地響破岡陵賊魄既褫
莫敢回視扶傷而東泳江潛寄我乃造舟直窮其地彼
酋既藏我師如鷺越歷再旬檢蒐畢至賊冒萬死奮其
蟲臂欲當我車千骸並棄殪彼二酋獻馘於轅大憖既
除餘兇難豚俘釣於姚斬新易門西南頑梗獮薶無垠
洞見千里一翳不存天威遠屆國勢斯尊往者征夷半

途而散網紀為弛夷乃屢叛古昔出師孔明在漢天威
七擒廟謨神算千年誰追我公繼之通幽觀化神算無
遺重泉匪教九地非疑凡所指授動中機宜聿成峻功
奚啻六奇我公體道文章之師我公遠猷虎臣之儀允
文允武千載一時揆古無讓可無詠詩列郡安枕人孰
不思吾儕土著桑梓於斯勒詞山石永鎮諸夷

附
南詔德化碑

南詔清
平官 鄭 回

恭聞清濁初分運陰陽而生萬物川嶽既列樹元首而

定八方道治則中外寧政乖必風雅變我贊普鍾蒙國
大詔性業合道智覩未萌隨世運機觀宜撫衆退不負
德進不慙容者也王姓蒙字閣羅鳳大唐特進雲南王
越國公開府儀同三司之長子也應靈傑秀含章挺生
日角標奇龍文表貴始乎王在儲府道隆三善位即重
離不讀非聖之書嘗學字人之術撫軍屢聞成績監國
每著家聲唐朝授右領軍衛大將軍兼陽瓜州刺史洎
先詔與御史嚴正誨謀靜邊寇先王統軍打石橋城差

詔與嚴正誨攻石和子父子分師兩殄兇醜加左領軍
衛大將軍無何又與中使王承訓同破劍川忠績載揚
賞延于嗣遷左金吾衛大將軍而官以材遷功由幹立
朝廷照鑒委任兵權尋拜特進都知兵馬大將二河既
宅五詔已平南國止戈北朝分政而越折詔餘孽干贈
恃鐸稍騙瀘江結彼兇渠擾我邊鄙飛書遣將皆輒拒
違詔弱冠之年已負英斷恨茲殘醜敢逆大隊固請自
征志在掃平梟干贈之頭傾伏藏之穴鐸稍盡獲寶物

並歸解君父之憂靜邊隅之侵制使奏聞酬上柱國天
寶七載先王即世皇上念功旌孝悼往撫存遣中使黎
敬義持節冊襲雲南王長男鳳迦異時年十歲以天寶
入朝授鴻臚少卿因冊襲次又加授上卿兼陽瓜州刺
史都知兵馬大將既御厚眷思竭忠誠子弟朝不絕書
進獻府無餘月將謂君臣一德內外無欺豈期奸佞亂
常撫虐生變初節度章仇兼瓊不量成敗妄奏是非遣
越舊都督竹靈倩置府東轡通路安南賦重役繁政苛

人樊被南寧州都督爨歸王昆州刺史爨日進梨州刺史爨祺求州爨守懿螺山大鬼主爨彥昌南寧州大鬼主爨崇道等陷煞竹倩兼破安寧天恩降中使孫希莊御史韓洽都督李宓等委先詔招討諸爨畏威懷德再置安寧其李宓忘國家大計躡章仇詭蹤務求進官榮宓阻扇東爨遂激崇道令煞歸王議者紛紜人各有志王務遏亂萌思紹先績乃命大軍將段忠國等與中使黎敬義都督李宓又赴安寧再和諸爨而李宓矯偽居

心尚行反間更令崇道謀煞日進東爨諸酋並皆驚恐
曰歸王崇道叔也日進弟也信彼讒構煞戮至親骨肉
既自相屠天地之所不祐乃各興師召我同討李宓外
形中正佯假我郡兵內蘊奸欺妄陳我違背賴節度郭
虔已仁鑒方表我無辜李宓尋被貶流崇道因而亡潰
又越舊都督張虔陀嘗任雲南別駕以其舊識風宜表
奏請為都督而反誑惑中禁職起亂階吐蕃是漢積讐
遂與陰謀擬共滅我一也誠節王之庶弟以其不忠不

孝貶在長沙而彼奏歸擬令間我二也崇道蔑盟構逆
罪合誅夷而卻收錄與宿欲令警我三也應與我惡者
並授官榮與我好者咸遭抑屈務在下我四也築城收
質繕甲練兵密欲襲我五也重科白直倍稅軍糧徵求
無度務欲敝我六也于時馳表上陳屢申冤枉皇上照
察降中使賈奇俊詳覆屬豎臣無政事以賄成一信虔
陀共掩天聽惡奏我將叛王乃仰天嘆曰嗟我無事上
蒼可鑒九重天子難承咫尺之顏萬里忠臣豈受奸邪

之害即差軍將楊羅顛等連表控告豈謂天高聽遠蠅
點成瑕雖布腹心不蒙矜察管內酋渠等皆曰主辱臣
死我實當之自可齊心戮力致命全人安得知難不防
坐招傾敗於此差大軍將王毗雙羅時等揚兵送檄問
罪府城自秋畢冬故延時序尚佇王命冀雪事由豈意
節度使鮮于仲通已統大軍取南谿路下大將軍李暉
從會同路進安南都督王知進自步頭路入既數道合
勢不可守株乃宣號令誠師徒四面攻圍三軍齊奮先

靈冥祐神炬助威天人協心軍羣全拔虔陀飲酖寮庶
出走王以為惡止虔陀罪豈加衆舉城移置猶為後圖
即便就安寧再申衷懇城使王克昭執惑昧權繼違拒
請遣大軍將李克鐸等帥師伐之我直彼曲城破將亡
而仲通大軍已至曲靖又差首領楊子芬與雲南錄事
參軍姜如之齎狀披雪往因張卿讒構遂令蕃漢生猜
贊普今見觀釁浪穹或以衆相威或以利相導儻若蚌
鷸交守恐為漁父所擒伏乞居存見亡在得思失二城

復置幸容自新仲通殊不招承刼至江口我又切陳丹
款至於再三仲通拂諫棄親阻兵安忍吐發唯言屠戮
行使皆被詆呵仍前差將軍王天運帥領驍雄自點蒼
山西欲腹背交襲於是具牲牢設壇墀叩首流血曰我
自古及今為漢不侵不叛之臣今節度背好貪功欲致
無上無君之討敢昭告於皇天后土史祝盡詞東北稽
首舉國痛切山川黯然至誠感神風雨震霈遂宣言曰
彼若納我猶吾君也今不我納即吾讐也斷軍之機疑

事之賊乃召卒伍擱然登陴謂左右曰夫至忠不可以
無主至孝不可以無家即差首領楊利等於浪穹參吐
蕃御史論若贊御史通變察情分師入救時中丞大軍
出陳江口王審孤虛觀向背縱兵親擊大敗彼師因命
長男鳳迦異大將軍段全葛等於邱遷和拒山後贊軍
王天運懸首轅門中丞逃師夜遁軍吏欲追之詔曰止
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凌天子乎既而合謀曰小能勝
大禍之胎親仁善鄰國之寶遂遣男鐸傳舊大酋望趙

任鄧楊傳磨倖及子弟六十人齎重帛珍寶等物西朝
獻凱屬贊普仁明重酬我勲効遂命宰相倚祥葉樂持
金冠錦袍金寶帶金帳狀安扛傘鞍銀獸及器皿珂貝
珠毯衣服馳馬牛羈等賜為兄弟之國天寶十一載正
月一日於鄧川冊詔為贊普鍾南國大詔授長男鳳迦
異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馬大將凡在官僚寵幸咸被山
河約誓永固維城改年為贊普鍾元年二年漢帝又命
漢中郡太守司空襲禮內使賈奇俊帥師再置姚府以

將軍賈瓘為都督僉曰漢不務德而以力爭若不速除
恐為後患遂差軍將王兵各絕其糧道又差大軍將洪
光乘等神州都知兵馬使論綺里徐同園府城信宿未
踰破如拉朽賈瓘面縛士卒全驅三年漢又命前雲南
郡都督兼侍御史李宓廣府節度何履光中使薩道懸
遜惣秦隴英豪兼安南子弟頓營隴坪廣布軍威乃舟
楫備修擬水陸俱進遂令軍將王樂寬等潛軍襲造船
之師伏屍遍毘舍之野李宓猶不量力進逼邈川時神

州都知兵馬使論綺里徐來救已至巴蹻山我命大軍
將段附克等內外相應競角競衝彼弓不暇張刀不及
發白日晦景紅塵翳天流血成川積屍壅水三軍潰衄
元帥沉江詔曰生雖禍之始死乃怨之終豈顧前非而
忘大禮遂收亡將等屍祭而葬之以存恩舊五年范陽
節度安祿山竊據河洛開元帝出居江劍贊普差御史
贊郎羅于悉結齋勅書曰樹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越
舊會同謀多在我圖之此為美也詔恭承上命即遣大

軍將洪光乘杜羅盛段附克趙附于望羅遷王遷羅奉
清平官趙佺鄧等統細于藩從昆明路及宰相倚祥葉
樂節度尚檢贊同伐越舊詔親帥太子潘園逼會同越
舊固拒被僂會同請降無害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
積儲一月館穀六年漢復置越舊以楊庭璉為都督兼
固臺登贊普使來曰漢令更置越舊作援昆明若不再
除恐成滋蔓既舉奉明旨乃遣長男鳳迦異駐軍瀘水
權事制宜令大軍將楊傳磨侖等與軍將欺急歷如數

道齊入越雋再掃臺登滌除都督見擒兵士盡擄於是
揚兵邛部而漢將大奔迴旆昆明傾城稽顙可謂紹家
繼業世不乏賢昔十萬橫行七擒縱略未足多也爰有
尋傳疇壤沃饒人物殷湊南通渤海西近大秦開闢以來
來聲教所不及義皇之後兵甲所不加詔欲革之以衣
冠化之以禮義十一年冬親與寮佐兼總師徒刊木通
道造舟為梁耀以威武喻以文辭款降者撫慰安居抵
捍者繫頸盈貫矜愚解縛擇勝置城裸形不討自來祁

鮮望風而至且安寧雄鎮諸爨要衝山對碧雞波環碣
石鹽池鞅掌利及牂牁城邑綿延勢連戎楚乃置城監
用輯攜離遠近因依閭閻櫛比十二年冬詔候隙省方
觀俗恤隱次昆川審形勢言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陸可
以養人民十四年春命長男鳳迦異於昆川置拓東城
居二詔佐鎮撫於是威懾步頭恩收曲靖頒告所及翕
然俯從我王氣受中和德含覆育才出人右辨稱世雄
高視則卓爾萬尋運籌則決勝千里觀釁而動因利興

功事協神衷有如天啟故能攻城挫敵取勝如神以危
易安轉禍為福紹開祖業弘覃王猷坐南面以稱孤統
東偏而作主然後修文習武官設百司列尊叙卑位分
九等闡三教賓四門陰陽序而日月不愆賞罰明而奸
邪屏跡通三才而制禮用六府以經邦信及豚魚恩霑
草木庀塞流潦高原為稻黍之田疏決陂池下隰樹園
林之業易貧成富徙有之無家饒五畝之桑國貯九年
之廩蕩蕩之恩累沾蠢動珍帛之惠徧及耆年設險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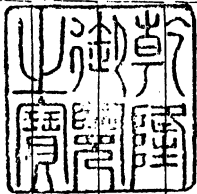
非憑隘起堅城之固靈津蠲疾重巖湧湯沐之泉越睽
天馬生郊大利流波濯錦西開尋傳祿郛出麗水之金
北接陽山會川收瑟瑟之寶南荒濟湊覆詔願為外臣
東轡悉歸步頭已成內境建都鎮塞銀生於墨甯之鄉
候隙省方駕憩於洞庭之野蓋繇人傑地靈物華氣秀
者也于是犀象珍奇貢獻畢至東西南北煙塵不飛遐
邇無剽掠之虞黔首有鼓擊之泰乃能驤首邛南平眸
海表豈惟我鍾王之自致實賴我聖神天地贊普德被

無垠威加有截春雲布而萬物普潤霜風下而四海颯
秋故能取亂攻昧定京邑以息民兼弱侮亡冊漢帝而
繼好時清平官段忠國段尋銓等咸曰有國而致理君
主之美也有美而無揚臣子之過也夫德以立功功以
建業業成不記後嗣何觀可以刊石勒碑志功頌德用
傳不朽俾達將來家世漢臣八王稱乎晉業鐘銘代襲
百世定於當朝生遇不天再罹衰世賴先君之遺德沐
求舊之鴻恩改委清平用兼耳目心懷吉甫愧無贊於

周詩志効奚斯願齊聲於魯頌紀功述績實曰鴻徽自
顧下才敢題風烈其詞曰降祉自天福流後孕瑞應匪
虛正祥必信聖主分憂遐荒聲振襲久傳封受符兼印
兼瓊秉節貪榮構亂開路安南攻殘西爨竹倩見屠官
師潰散賴我先王懷柔伏叛祚不乏賢先猷是繼郡守
詭隨貶身遐裔禍連虔陀亂深豎壁殃咎匪他塗豕自
殪仲通制節不詢長久徵兵海隅頓營江口矢心不納
白刃相守謀用不臧逃師夜走漢不務德而以力爭興

師命將置府層城三軍往討一舉而平面縛羣吏馳獻
天庭李宓總戎猶尋覆轍水戰陸攻援孤糧絕勢屈謀
窮軍殘身滅祭而葬之情繇故設贊普仁明審知機變
漢德方衰邊城絕援揮我兵戎攻彼郡縣越雋有征會
同無戰雄雄嫡嗣高名英烈惟孝惟忠乃明乃哲卬瀘
一掃軍羣雙滅觀兵尋傳舉國來賓巡幸東轡懷德歸
仁碧海效祉金穴薦珍人無常主惟賢是親土宇克開
煙塵載寢轍擊犁坑輯熙羣品出入連城光揚衣錦業

留萬代之臺倉貯九年之廩明明贊普揚于之光赫赫
我王實賴之昌化及有土業著無疆河帶山礪地久天
長辨稱世雄才出人右信及豚魚潤深瓊玖德以建功
是謂不朽石以刊銘可長可久



雲南通志卷二十九之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雲南通志卷二十九之十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張龍升

欽定四庫全書

雲南通志卷二十九之十

銘

明

銅漏銘

布政
張
統富平

雲南古西南夷地勢既偏晷度必差故觀天之器當極
精緻則民事早晚所關始免疑滯更譙銅漏先總兵官
黔寧昭靖王屢嘗致意而工不稱事嗣侯襲總方面既

得良冶遂繼先志克成茲漏銘曰義和授時以象觀天
天有二曜與天周旋太陽主晝太陰主夜盈縮永短寒
暑代謝何以則之置此嘉量水注箭浮時乃無妄勿輕
杪末歲功所起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支干縱橫陰陽消
息天人聰合視此為則四民之業各守程矩爾出往
安爾寢處東作西成不愆不忘庶績咸熙家用平康藩
臣施政能知其要九功斯勸茲器之妙

書

唐

責南詔坦綽書

節度使 牛叢 京兆

詔王之祖六詔最小夷也天子錄其勤合六詔為一俾
附庸成都名之以國許子弟入太學使習華風今乃自
絕王命且崔蛇犬馬猶能報德王乃不如蟲鳥乎比成
都以武備未修故令爾突我疆場然毗橋沱江之敗積
皆附城不四年復來今吾有十萬衆捨其半未用以千
人為軍十軍為部驍將主之凡部有疆弩二百鎗斧輔

之勁弓二百越銀刀輔之長戈二百掇刀輔之短矛二百連鎚輔之又軍四面面有鐵騎五百悉收芻薪米粟牛馬犬豕清野待爾吾又能以旁騎略爾樵采我日出以一部與爾戰部別二番日中而代日昃一部至以夜屯月明則戰黑則休夜半而代凡我兵五日一殺敵爾乃晝夜戰不十日懜且死矣州縣繕甲利兵犄角相從皆蠻之深讐雖女子能齮齬薄賊況彊夫烈士哉爾祖嘗奴事西蕃為爾仇家今顧臣之何恩讐之戾耶蜀王

故殿先世之寶宮非邊夷所宜舍神怒人憤驃信且死

復報南詔坦綽書

牛叢

竊以詔國自為背叛積有歲年乃祖出於六詔之微非
是西夷之長禹會塗山之日不得預萬國之名舜受方
岳之時不獲見五年之幸我大唐德宗皇帝仁沾動植
信及豚魚子育兆民君臨四海憫其傾誠向化率屬來
王遂總諸蠻令歸君長仍名詔國永順唐儀賜孔子之
詩書頒周公之禮樂數年之後藹有華風變濁穢蠻貊

之邦為馨香禮樂之域豈期後嗣罔效忠誠累肆猖狂
頻為妖孽自四五年來侵凌我疆土圍逼我城隍蓋以
始務含容不虞搪突遂令兇醜以害生靈況乃毗橋喪
師施江敗績夫何今日不改前非妄設奸欺詐言朝覲
輒舉螳螂之臂大興豺豕之心仍構狂詞乃云假道昔
先代帝王之治也豈嘗外蠻貊以難之是必天怒鬼誅
殞身喪國因其褻瀆示彼懲況天設尊卑國分大小
小當事大卑不犯尊豈有興動蠻師甲兵侵凌天子藩

屏是必坦綽數盡之歲殄滅之秋不然何以不恤其民
妄動於衆一旦天子赫怒諸侯會兵長驅渡瀘之師深
入鑄柱之境必不七擒七縱即須翦蔓除根當此之時
後悔何及坦綽今既離彼巢穴犯我封圻當道已排比
戰場點齟戈甲雄師十萬驍騎五千即遂鼓行併令擒
戮所差王保誠四十人送書並已囚繫候於軍前用以
釁鼓今發遣鄮龍段首遷二人特此報書

貽韋臯書

南詔王

異年尋

異年尋世為唐臣曩緣張虔陀志在吞侮中使者至不為澄雪舉部惶窘得生異計鮮于仲通比年舉兵故自新無由代祖棄背吐蕃欺孤背約神川都督論訥舌使浪人利羅式眩惑部姓發兵無時今十二年此一忍也天禍蕃廷降霧蕭牆太子弟兄流竄近臣橫汙皆尚結贊陰計以行屠害平日功臣無一二在訥舌等皆冊封王小國奏請不令上達此二忍也又遣訥舌逼城于鄙敝邑不堪利羅式私取重賞部落皆驚此三忍也又利

羅式罵使者曰滅子之將非我其誰子所富當為我有
此四忍也今吐蕃委利羅式甲士六十待衛因知懷惡
不謬此一難忍也吐蕃陰毒野心輒懷搏噬有如媮生
實汙辱先人辜負部落此二難忍也往退渾王為吐蕃
所害孤遺受欺西山女王見奪其位拓跋首領並蒙誅
刈僕固志忠身亦喪亡每慮一朝亦被此禍此三難忍
也往朝廷降使招撫情心無二詔函信節皆送蕃廷雖
知中夏至仁業為蕃臣吞聲無訴此四難忍也曾祖有

寵先帝後嗣率蒙襲王人知禮樂本唐風化吐蕃詐紿
百情懷惡相戚異年尋願竭誠自新歸款天子請加成
劍南西山涇原等州安西鎮守揚兵四臨委回鶻諸國
所在侵掠使吐蕃勢分力散不能為強此西南隅不煩
天兵可以立功云

明

與鶴慶知府董賜書

公賴國 傅友德宿州

大丈夫之處世也當磊磊落落出羣不羈然後能拔淤

泥脫塵埃策勲當時垂名竹帛飄然而立於凡品之上
亦猶騏驥伏櫪鸞鳳棲柵其始也雖與駑駘同豢雞鶩
共食無異於彼一旦遇伯樂振羽翮終能馳騁於長途
而翱翔於雲表也昆明古西南夷去中華萬餘里因元
之季天下鼎沸天朝受命海內維新梁邱以元餘孽保
據其地弗遵聲教者十有四載天兵南下問罪討惡余
忝弔伐之任受鉞專征辛酉冬戰於曲靖之墟大破其
衆擒其總戎轉開烏撒遂平諸部梁邱計窮出奔而殞

其他豪傑或降或叛或就誅戮或被囚執者相半矣于時足下以前安寧知州來見於稠人之中余目而異焉遂加盼睐仍試以事繼而招降撫順綏輯遺黎頗著誠款達官貴人咸稱其能於是乃復其任使保妻子焉壬戌春烏蠻構釁流毒邊境余與諸將分兵致討時有大理起到土官高生等悉寓桂城欲俟途平俾令朝覲而聞帥不仁失於撫字致令驚疑接踵而遁及至本土遂為仇讎舉兵相向攻我城邑殺我吏士日甚一日轉加

昌熾閫帥莫制矣足下介在羣兇之中確守歲寒之節
斥其奸謀誅其來使獨挾妻孥冒刃入滇復與列較分
守城壘投放矢石城之所以存者與有功也副將軍西
平侯聞難來赴誅鋤芟刈羣蠻復定余至滇西平侯備
述其事余甚嘉之然此豈古人所謂不遇盤根錯節何
以別利器歟抑士之始遇驥之始知與余征大理足下
又率鄉曲子弟五百餘人為師前道招徠劍麗降伏西
蕃威聲頗振有功必報古之道也奚新舊為乃奏天子

授足下以專城之任任足下以牧守之官保障大理為
滇外戶恩亦至矣榮亦甚矣此正持盈守成之時也可
不勉歟古人有云贈人以言余深慕之余雖武臣數聽
教于君子矣足下其宜訓兵務農嚴紀律著恩威毋暴
橫而欺良毋縱驕逸而墮前功上下相承共寧斯土以
副國朝任用之意策勲垂名不其偉歟茲因師旋畱言
以誠惟足下勉之

牒

唐

回雲南牒

高

駢

見前

我大唐聖皇帝德配二儀光齊兩曜仁霑動植聖役神
龍煦萬國若青天養兆民同赤子東鄰若水西屆流沙
北通陰山南抵銅柱莫不貢琛而納賁航海而梯山請
混車書願為臣妾是知卑微螢耀不敢並於太陽齷齪
蹄涔焉能踵於神驥且自九夷八狄七戎六蠻雖居要
荒盡遵中國縱外夷驕倨豈中國等倫且以蠓螋之飛

騰不離溝瀆欲追鸞鳳之羽翼擬接嫖霄雲南頃者求
合六詔併為一藩與開道途得接邛蜀賜書習讀降使
交歡禮待情深招延意厚傳周公之禮樂習孔子之詩
書片言既知大恩合報忽窮兵再犯朗寧重陷交趾兩
俘邛蜀一劫黔巫城池皆為灰燼士庶盡為幽冤轉恣
胃襟罔知悛革吞越舊之舊地圍相如之故城凌犯不
休貪殘轉甚昔交趾都護不閑理兵朗寧元戎未解誅
寇受以侵欺容其殘暴某比者親征海裔克復龍編駕

三千之師勦十萬之寇南定縣全軍陷沒如乾鎮尺馬
不回羅和一空嘉寧俱盡贊衛段酋逸斬首騎將麻光
亮亡軀李善龍面縛軍前張詮生擒陣上沉白衣沒命
之衆如赤日消冰殺朱弩佞苴之軍若紅爐燎雪諾眉
就戮思縉自裁董譯龍之恟惶范昵些之窘沮江橋則
盡底焚燒采筏則從頭覆沒波封瓦解扶耶大隳容易
誅鋤若高原之縱燎等閒撲滅如順坂之走丸收復城
池掃殄妖孽仗睿謀之果斷資神術而追擒掩韓信滅

趙之功吞樂毅定齊之策其於勝負詔國洞知昨日來
鎮西川移從汶水仗節單車大開城門放出人物固無
疑阻直擬誅鋤前詔王遣張棟成等揚言和好身纔入
境兵已繼來侵欺大國榮惑元戎戮僕之儀須依古典
已軍令處置詔國先後俘獲約十萬人今獨送杜驤妻
言是沒落杜驤守職本在安南城陷驅行故非沒落星
霜半代桎梏幾年李氏偷生空令返國杜驤蚤歿不得
還鄉今則訓練蕃兵指揮漢將鐵衣十萬甲馬五千邕

交合從黔蜀齊進昔時漢相有七擒七縱之功今日唐
臣蘊百戰百勝之術勲名須立國史永書且杜驤官銜
李瑤門地不是親近但王室疎宗天支遠派而已李氏
並詔國木夾並差人押領進送朝廷訖故牒

代高駢回雲南牒

節度
書記

胡

曾

邵州

牒前件木夾萬里離南一朝至北開緘捧讀辭藻煥然
獎飾過多欣慰何極實以乍同邊鎮纔到藩籬且按此
朝之舊儀未悉彼國之新制不知鶴拓惟認苴咩尚呼

南詔之佳名當見大朝之美號要從微耗且是所宜伏
承驃信王化風行君德雲被雕題屈膝馱舌折腰卉服
來庭義裘入貢蓋以深明豹略精究龍韜波伏西天草
偃南土者然侵軼我華夏無乃不可乎將謂我皇帝有
所負於彼邦邊臣有所負於彼國慮彼直我曲獲罪於
天是陳木夾申懷用貯榮報及批迴示已見事根止於
囚繫使人放歸彼國始乎小怨終此深讐吞噬我朗寧
虔劉我交趾取我越雋犯我益州若報東門乃及再四

夫物居中者尊也處外者卑也是以衆星拱之北辰百
谷趨之東海天地尚不能違而況於人乎我國家居天
之心宅地之腹四方八表莫不輻輳亦猶北辰之與東
海也誠知土地山河歸於有德雖云有德亦須相時苟
無其時安可妄動明公博識多聞豈不見仲尼乎仲尼
之聖踰堯舜顏子之賢過夔龍六合茫茫無立錫之地
者蓋無其時也適使仲尼生於秦末乘胡亥之亂用顏
回閔損為宰相子路冉有領將軍子貢宰我充行人子

夏言偃典書檄雖六合鼎沸可期月而定也當此之時
劉項只可都頭韓彭不過部將耳聖人雖有帝天下之
德而無帝天下之時終不妄動及子路欲使門人為臣
以為欺天乎及自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止於負手曳杖逍遙倚門告終而已王莽不識天時苟
堅不知厯數妄恃強富爭帝乾坤莽以百萬銳師來襲
後漢光武以五千之衆破於昆陽堅以六十萬精兵寇
于東晉謝玄以八千之卒敗於壽春豈不為欺天罔地

所致者也國富兵強何足恃也周王杖筆於岐山漢祖
脫褐於泗水我高祖起自隴州蓋明公只知其一未知
其二見其形未知其兆也今與明公陳之望審參焉昔
周王承公劉之德遇殷紂之暴剝剔孕婦塗炭生靈剖
賢人之心斷朝涉之脛三分天下而二歸周文王率諸
侯而朝之至武王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尚曰
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退歸修德觀乎聖人去就豈容易
哉及微子去比干剖箕子奴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

棄之武王方援旗誓衆一舉而滅紂者蓋天奪殷而與
周也我皇之宵衣旰食肩堯踵舜父事三老兄友百僚
推赤心於比干腹中懸白日於微子頭上諸侯合德百
姓歡心天下有人聖如周王家有姬旦戶生呂望者乎
漢祖承帝堯之德遇秦皇無道併吞六國恃宇宙一家
焚燒詩書坑滅賢哲築長城于紫塞造阿房於皇州鬼
母哭蛇人臣指鹿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棄之是以
陳勝一呼天下響應漢祖西入五星都聚者蓋天奪秦

而與漢也我皇方崇詩書任賢哲卑宮室卹黔黎野無
歌鳳之人朝有問牛之傑天下有人英如漢祖家有韓
信戶生張良者乎我高祖承元元之德遇隋煬荒淫徭
役不均徵斂無度竭民生之財產為巡幸之資糧虎噬
羣賢猱蒸庶母浮沉遼海疏鑿汴河今年東征明年西
伐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棄之是以我高祖應天順
地奄有四海者蓋天奪隋而與唐也我皇方淡薄聲色
杜絕巡遊夢卜宰輔倚注藩屏思成垂拱惡習干戈皇

天方贊國人方歡天下有人雄如唐祖家有敬德戶生
玄齡者乎僕雖自絳紗素耽黃石既探師律亦識兵機
奉詔鎮壓三巴撫安百姓思敦禮樂恥用干戈每傷虞
芮之爭田念姬周之讓路苟不獲已即湏訓戎且蜀地
闊數千里郡列五十城戶口至多士卒之衆可以揮汗
成雨吐氣成雲蓋緣從前元戎皆是儒者有味見幾而
作但守昇平之元規雖分帝憂不教民戰是以彼國得
以深入無備故也僕示之以三令教之以八陣鼓聲而

進鉦動而退甘與之共苦與之均義等墳蕘情猶瓜葛
說禮樂而敦詩書務耕桑而聚穀帛使家藏甲冑戶貯
干戈賞罰並行公私共貫既識三略便可七擒不唯喝
倒不周亦可劈開太華況彼國自長慶以來騷擾益部
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掠人之妻鰥人之夫焚人之廬舍
使人暴露翦人之桑麻使人寒凍蜀人怨恨痛入骨髓
僕乘其衆怒之勢示其報怨之門抱雞搏狸不繇人教
乳犬敵虎自是物情既仗宗廟之威靈兼統華夏之精

銳若乘流縱棹下坂推車豈勞心哉僕官是宰衡位當
侯伯披堅執銳雖則未曾濟河焚舟平生所貯彼國將
帥之強弱邦國之盈虛坐可酌量何煩詢誘且六合之
外舟車不至聖人不言彼國在聖人不言之鄉舟車不
及之地縱主上英哲人臣俊乂亦猶燭龍銜耀只可照
於一方春雷振聲不能過於百里天與不取談何容易
夫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彼國縱曉六韜未嫻五賊而欲
泥封函谷水灌晉陽何其謬哉五賊者夏桀張羅殷湯

祝網是以仁而賊不仁也殷紂剖生人周文葬枯骨是以德而賊不德也齊國厚徵薄貸魯國厚貸薄徵是以恩而賊不恩也項羽殺義帝漢高祖舉哀是以義而賊不義也陳後主驕奢隋文帝恭儉是以道而賊不道也能行五賊兼曉六韜方可奪人山河傾人社稷我朝未有五失而彼國徒自陸梁以此推之興亡可鑒何勞遠離庭戶始識安危久習韜鈴方明勝負而妄要姑息不務通和回示荒唐一何乖戾罔念孔顏之知命翻效莽

堅之覆車交趾喪亡可知人事新都失律足見天時若
望降尊便希抗禮但百谷不趨東海衆星不拱北辰則
不可議也苟未如是則不可改圖昔管仲入周不受上
卿之禮蘇武在北無虧中國之儀事有前規固難更易
況小不事大春秋所誅若彼直我曲恐招天殃既彼倣
我謙何患神怒見已訓齊士卒調集糗糧或玉露垂槐
金風動柳建鼓數里命車指南涉雋弔民渡瀘會獵繼
齊魯之夾谷紹秦趙之澠池便是行人豈遺佳策皇帝

聖旨已具前紙奉聞臣下不復多談恐乖忠告謹牒

難

漢

開西南夷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見前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
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
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駝定笮存邛略斯揄舉苞
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

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
四夷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
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
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
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焚之與中國並也歷年滋多不
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
乎今割齊民以附外夷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
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

巴不化俗也僕嘗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覲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淳出汜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湮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沉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

無腠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來茲且夫
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齷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
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竑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
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
八荒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
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
遠方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

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
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
孤為孥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
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
旱之望雨鰲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
師以討強寇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
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闕沫若微牂牁鏤靈
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

長駕使疏邈不閉智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鴈鳴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

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

教

本朝

丁祭教

總督

鄂爾泰

滿洲

竊惟

至聖先師萬世之師表也冠帶集團橋天子有臨雍之

典春秋屆仲月上丁修釋菜之儀內則命夫胄子
三公外則寄於有司羣牧典綦嚴也誰敢懈焉本
部院前涖南藩職司秉鬯恭逢丁祭親齋沐而宿
黌宮先令儒官較簿書而正祭器乃知牲或已經
宰殺既失告全致潔之心物豈盡屬肥鮮更乖博
碩蕃滋之義且或常供不充夫額數任先後以那
移珍品不給於豆籩致菹鹽之雙疊兼聞各學亦
有同風罔知共竭精誠但解奉行故事甚或尊罍

未備疇詳犧象之形琴瑟雖陳莫辨故箎之狀觀
者如牆如堵任彼咆哮祭者似醉似癡顏如顰顰
一尊纔薦滿庭之燎火無輝三獻未終兩廡之燈
光已滅於是甑餲與簋簋悉憑顛倒几筵鹿兔共
榛菱似遇摩空鸛雀分甘奪膳半由承祭之家人
拍地喧天遑問糾儀之齋長駿奔髦士霎時怒髮
衝冠輿隸膳夫一片雄心染指凡此之類罪豈勝
誅皆由約束之不嚴亦以躬行之未善不思主爵

則身膺一命幸得窺聖人門墻分獻則職任丰稔
原以司泮宮俎豆平時未知化導已蒙尸位之譏
臨事不克恪恭難免曠官之咎於是飭郡守州牧
縣令等職兼以誠教授學正諭導諸員各矢乃心
以襄大典預期三日牲牷皆供乎餼牽先事一朝
品物盡陳於類璧齋戒沐浴來觀習樂試歌舞於
明倫堂前科量潔清退服寢衣斂精神於尊經閣
畔庶幾必誠必信斯夙夜之惟寅無怠無愆知神

人之咸格是並申之條約用以頒諸學宮 一既

奉

肇聖五王不惟簠簋豆籩照數增設即牲牷亦應各
增其四有議共牲者其說不可從考之典禮惟配
享有可以共牲者專主無共牲之禮書云文王騂
牛一武王騂牛一其明徵也自三代至漢唐皆不
聞有共牲之說惟後漢有赤帝青帝共一犢白帝
黑帝共一犢議者非之唐開元時五品以上室異

牲六品以下共牲豈有王爵而可共牲者乎其各
照數增一為五可也 一祭牲祭品皆有定額一
豆一籩罔可缺遺況牲取親割以告虔也取其血
毛以告全也可既宰而入學門乎豕曰剛鬣註謂
其豕肥則鬣剛羊曰柔毛註謂其羊肥則毛細而
柔弱此博碩肥腍之所由稱也可以瘦瘠不堪之
羊豕而飲之灌之以充牲牲乎既宰且不可瘦瘠
且不可況可缺其額而肥吏胥之橐囊乎月令曰

犧牲毋用牝又曰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
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
五者備當上帝其饗註曰上帝且歆享之況羣神
乎嗣後各官俱須先三日親至學視牲拴如法然
後稽其數使人牧之以待先一夕親割吏雖奸其
何所施乎 一丁祭先數日集樂舞生演習精熟
先一日與祭官親同往觀不得草率從事 一丁
祭先一夕凡與祭官齊集學宮齋宿不得有一員

私宿本署 一丁祭之日庭燎燈燭務須光明如
晝以俟祭畢後已除神前燈燭之外即官員不得
各自張燈 一丁祭之日櫺星門內不得容一閑
雜人所有事宜止許學書幹辦及小心謹慎門斗
二人或四人照管燈燭其官員僕從人等一概於
門外伺候萬無使僕從人持燈夾墊相隨上殿及
上兩廡之禮君師一體幸勿自取罪戾以貽失禮
之愆也 一丁祭之日既不容一閑雜人自無有

搶奪祭燭及祭品之人倘或仍有潛匿門內乘空
搶奪者以盜賊論即時擒獲解司以憑盡法重究
一學宮之地聖賢靈爽所依不惟丁祭宜修治
肅清即平時尤宜洒掃潔淨近每見黌宮以內栽
瓜種菜學圃成澆灌之場曝被晒衣諸生絕往來
之路甚至丹楹刻桷徒供蝙蝠棲遲鳥革翬飛盡
是鼯鼯巢穴蛛塵百斛廟貌埋埃垢之中鼯糞千
箕腥穢聞宮牆之外皆已安之若素久且習為固

然甚至先儒先賢兩廡之神牌倒置鄉賢名宦兩
祠之神位傾頽非其子孫有誰咨問加之朽蠹若
罔聞知凡爾學官所司何職即諸門斗多亦奚為
嗣後教官不時巡察務令門斗分班輪流值日掃
除學宮之內不得容一毫塵垢庶亦無忝厥司也
慎哉毋忽

徵滇士入書院教

鄂爾泰

國家最重者惟人才人臣最急者亦惟人才使者奉

命總制三省凡三省文武吏賢者能者必以聞於

朝進其秩厚其楮寄以指臂託以心膂人才蓋綦重矣
舉子上公車者使者必助其資斧飭具有司以速
其駕士子入棘闈者使者必省其號舍給其卷資
豐其供具優其禮貌以鼓其氣而一時登賢書者
皆知名士赴禮部者中式十人選大令就博士者
又數十人皆前此滇省所未有而使者不惜費不
憚勞孳孳矻矻不已者凡以為人才計也書院者

儲才之區也使者初來滇滇舊有書院使者分為
三舍課其優拙以高下其廩餼而士亦皆能自奮
丙午賓興得之書院者甚多士亦宜知淬礪矣已
酉之役售者寥寥售不售何足以定士然使者竊
憂之慮其應上者之鮮實心而操之無具故奇才
異能之士未嘗數數覩也夫使者之求才甚急士
之應知者甚緩或有為之解者曰滇僻處遐方周
秦漢魏六朝唐宋之書多未見十三經廿一史有

至老不識其名目者於此而欲求奇才異能之士
是猶語盲者以日月而詢聾者以鼓鐘也勢必不
能使者聞而嘆曰是誰之過使者之過也學者力
不能致經史及前古歷代之書而為之上者又不
思代為致之是更歷數千百年後欲求一奇才異
能之士而終不可得也使者先已置廿一史諸書
於院中學者尚未及讀至是復取架上十三經及
周秦以來之書若干部各用圖書印記註之簡冊

貯之書院掌之學官傳之永久又將招致四方之
善讀書而能好古者以充學舍厚其廩餼而以時
親課讀之安知不有奇才異能者之出其中也夫
滇之山川秀麗如太華昆池碧雞點蒼之屬甲天
下比年以來卿雲見於天醴泉出於地神龍天馬
行於海上嘉禾異闕遍於南中而老撾來朝莽緬
慕化車里江外符塔闕歸漢之謠八仙海邊應鳥
蒙必了之讖凡諸嘉祥無遐邇靈蠢莫不効異爭

奇若欲表見於

聖世而不甘後時況秀而靈者惟人人之秀而靈者惟士而獨可使滇讓美於天下哉因取全闡落卷遍觀之適羽書旁午刻無寧晷暫以中輟及三邊胥靖每乘夜分餘閒挑燈批覽輒漏下四五共得五十二卷如玉之在石未名一器而礪以錯之小大皆可各得其用既定乃拆號書名下郡縣各送至省集於書院使者之心其視滇子弟猶吾子弟也

有能讀吾書者吾即以賢子弟待之衣食必周寒暑必恤家室之薪水書齋之膏火必繼倘汝曹果以賢子弟自為方且望其專心致志窮經究史使得為奇才異能之士為

聖天子儲才得人計而肯聽其紛馳外務以汨沒其心思乎古之學舍往往數千人至不能容今就風簷試藝殘筭剩簾中得五十二人豈遂足空其羣使者已面語學使者吳公既有孫陽之能自能得駿

以會於金馬碧雞之地其郡縣及廣文知有學問
優通者或天資高妙能記誦穎悟過人者即會同
保送如吝惜貲費者使者自能償之不得謂此地
無人以沉淪佳士也士患不讀書耳倘肯潛心院
中如董子下帷足不窺園日取十三經廿一史次
第讀之自可開拓心胃推倒豪傑毋自畫也讀書
之法經為主史副之四書本經孝經此童而習之
者外此則先之以五經其次如左傳之淹博公穀

之精微儀禮之謹嚴周禮之廣大爾雅之辨晰毫
芒大至無外而細入無間此十三經者闕其一即
如手足之不備而不可以成人者也至於史則先
史記次前漢書次後漢書此三史者亦闕一不可
讀本紀可以知一代興亡盛衰之由讀年表世家
可以知大臣創業立功之所自讀列傳可以知人
臣邪正公私即以關係國家得失利害之分讀忠
孝節義隱逸儒林文學方伎等傳可以知各成其

德各精其業以各造其極而得以或顯當時或傳
後世之故讀匈奴大宛南夷西域諸傳可以知安
內攘外柔遠綏邊恩威各得之用讀天官歷律五
行諸書志可以觀天而並可以知天人相感之原
讀河渠地理溝洫郡國諸書志可以察地而并可
以知險要之機讀禮樂郊祀儀衛輿服等書志可
以知典禮掌故之因革而有所叅訂讀藝文經籍
等志可以知七略九種四部六庫著作之源流而

有所考稽讀平準食貨諸書志可以知出入取予
制節謹度之大要而有所規鑒讀刑罰兵營等志
可以知賞罰征伐懲惡勸善討罪立功之大法而
有所折衷此讀史之大要也且善讀史者不僅以
史視史凡詔誥奏疏檄諭論策之屬文之祖也樂
章歌詞之屬樂府詩歌之祖也屈原賈誼司馬相
如揚雄等傳所載騷賦之屬詞賦之祖也故熟於
三史則文人詩人騷人一齊頻首矣況不止三史

乎必待讀經既畢而後讀史則史學太遲惟讀左傳而以史記副之讀公羊穀梁儀禮周官爾雅而以前後兩漢書副之十三經與三史既讀此外如家語國語國策離騷文選老莊荀列管韓以及漢唐宋元人之文集與三國志晉書以下諸史叅讀叅看擇其尤精粹者讀之其餘則分日記看天資絕人過目成誦者看即是讀其不及者原不能盡讀博覽強記有十三經三史為之根本餘皆一以

貫之讀固為要看亦有功必欲汝曹全讀非人情
不可強也經莊重史閒雅莊重者難讀閒雅者易
讀讀經以淑性讀史以陶情朝經暮史參錯互讀
則有體有用內外兼該相濟而不相妨相資而不
相紊然後反求其本而約之於至一之地則本之
身措之世無所往而不當出之言為經術之言行
之事為經濟之事建之功業為經天緯地之功業
夫而後乃可藉手以報曰臣為

國家得人矣此使者之所厚望於天下而不能無望於二三子者也近奉

天子命准入都

陛見事竣將復來其母以使者之去為疑今來署篆者為前任高部院與使者有同心撫軍張都院又能成使者志使者已定其規模屬之兩公仰該府文到即送至省縱使者已行兩院知使者意其於諸生必有加禮慎無卻顧不前負使者並負兩院適

以自負也至如借書院為納交聲氣之地觴酒酬
酢慶賀往還遊蕩門外招搖市中是尤不肖之甚
貽羞書院恥笑士林此使者之所深惡毋過吾門
也使者之所望於二三子者非獨為書院計為滇
計也為

國家得人才計也得人才於天下不難而得之滇且
得奇才異能者於滇滇之榮

國之光也使有厚望焉二三子其何以副使者

之望行矣其毋忘使者言也他日使者又至矣

檄

漢

開越舊諭巴蜀檄

司馬相如

見前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
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
北征匈奴單于駭怖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
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

入朝南夷之君西僊之長常効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向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

觸白刃冒流矢議不還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

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遍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三國漢

答益州渠帥雍閬檄

太守

呂

凱

不韋

天降喪亂奸雄乘釁天下切齒萬里悲悼臣妾大小莫
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
以為當躬聚黨衆率先啟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
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
勤民事隕於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於江浦何足
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
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

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
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
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
贊季興與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
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相
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於非主誰肯歸之耶竊
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
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熟察焉

本朝

戒飭州縣檄

三省
總督 尹繼善
滿洲

為戒飭實心愛民事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民者邦之本也

聖主深仁厚澤愛養元元雖窮邊僻壤海濱山陬莫不
食德飲和淪肌浹髓而猶宵衣旰食無一時不念
切民依無一刻不心勞民事命官分職告誡諄諄
凡大小臣工荷

朝廷養育之恩受地方民牧之寄皆當殫心竭力布化
宣猷而尤與民最親最切者莫如州縣夫州縣者
固小民呼為父母者也既曰父母則恩勤懷保宜
加意撫綏誘掖提撕宜多方教導民力有限何忍
重耗以朘其脂膏民命堪矜何忍濫刑以殘其肢
體害吾民者姦匪亟宜嚴禁而緝弭擾吾民者吏
胥亟宜稽查而防範他如鹽政夫役之宜整理河
渠溝洫之宜疏通水旱倉儲如何預籌風俗人心

如何董正為民父母均屬責無可辭苟非實力經營實心化誨揆之父母斯民之義能無愧心本部院仰荷

皇恩屢膺重任新承

簡命統制苗疆切念夷獠愚頑閭閻窮苦甫經兵火之後正須安集撫綏茲當蒞任之初敢不叮嚀告戒凡爾州縣念念須為百姓勿計身家事事須凜官箴無忝職守循謹方為良吏不在恃智逞才清廉

固是好官尤須惠人濟物以如保赤子之誠行豈
弟慈祥之政多用一處心力即多一處蒙庥用到
十分工夫亦只收五分效驗此本部院服官以來
身體力行不敢一日稍懈不敢一念自足者竊願
與良有司共勉之也

嚴禁招買檄

尹繼善

為嚴禁招買之弊務絕招買之源以甦民困事為
政之道在首除民累滇省累民之事莫甚於招買

本部院仰體

聖心勤求民隱竊以治病務去其根除弊務清其源若
招買之源不清日久不無流弊而欲清招買之源
尤當先清平糶之累夫平糶原係美政而行之不
善最易累民每見地方官之平糶者止圖出陳無
論米價貴賤即行混糶並不計算買補任意減價
徒使姦商衙蠹私販囤積而鄉村窮民不能均沾
實惠及至秋成買補所存糶價不敷官難賠墊遂

皆攤派里民短價招買加以不肖官吏網利營私
里胥頭人層層剋剝此種積弊受累無窮本部院
與撫都院同心商酌當青黃不接之時如果米價
昂貴方許開倉平糶只照市價酌減所賣價值存
待秋成之後按照時價平買還倉不許派之里民
如有盈餘不必歸公遇價貴不敷之年通融彌補
則既不累官又不累民根源既清招買之事庶可
永遠停止連歲仰荷

天麻雨暘時若頻書大有倉儲之缺欠固宜補還民力
之艱難尤宜體恤第恐不肖官員或假公濟私借
名招買仍前攤派貽累民生合行示禁自今以後
招買之事嚴行禁止招買之名永遠革除本部院
早作夜思不過為億萬窮黎愛惜膏血凡百有司
身膺民社何忍使眼前赤子困苦顛連倘仍有玩
法營私暗行招買或買補倉穀短價累民者法令
具在斷不姑容

查議捐助窮員回籍檄

尹繼善

為崇厚道以廣

皇仁事雲南一省地處極邊官遊之人家鄉萬里每於身故之後旅櫬難歸婦子無依饑寒可憫又有罷官離任囊索蕭條無力還鄉羈留異地凡此窮途之苦均同無告之人伏念我

皇上愛養臣工體恤備至扶櫬回籍者有給勘合之條微員無力者有幫盤費之例官斯土者同為僚友

休戚相關目擊顛連何忍視為膜外心期古處亟
宜推廣

皇仁仰布政司即轉行各屬詳細查明除貪贓枉法及
在此入籍者不議外其有身故之後靈柩家口不
能回籍及革職離任休致告病實在窮苦乏費不
能歸家者無論文武逐細造冊由司轉報本部院
與撫都院先行捐助以為之倡各司道率同所屬
共襄義舉合力捐貲定為章程永遠遵守庶使生

還故里天涯無淪落之孤踪魂返鄉關邊地無颺
流之枯骨是亦敦氣誼厚風俗之一道也

禁止呈送土物檄

尹繼善

為禁止呈送土物事各屬地方土產食物呈送此
微以通上下之情原非餽遺可比收受何遽傷廉
但邊省之出產有限屬員之薪俸無多呈送食物
各處應酬不特所費不貲更且於民不便如果品
樹木小民藉以養生乃當未熟之前文武差役即

行佔定及至成熟量給價值恣意採取而兵役人等亦遂假公濟私借端滋擾派取人夫遠路運送地方之累不可勝言本部院心求民隱事本人情豈肯於口腹之微故為矯廉之舉但以供一日之匕箸費屬員數月之養廉為一刻之嘗新奪窮民合家之衣食似此無益有損之事儘可減除自今以後通省各屬凡舊例應送土物概行禁止不許呈送地方文武如再有指名採買恃強混佔短價

病民及縱容兵役假公滋擾者一經訪聞定行嚴
叅重處各宜凜遵

勸民樹藝檄

巡撫

張允隨

奉天

為盡地力以厚民生事無曠土斯無游民務農桑
乃足衣食此天地不易之常經黎民當盡之職業
也滇省山多田寡戶鮮蓋藏漢雜夷居民習訟窳
我

皇上如天之仁霑濡萬景凡屬在宥罔不養欲給求滇

南遠在萬里尤煩

宸衷軫念官斯土者各皆仰體

聖心加意撫卹滇民之氣象固已日新月盛矣然生齒
既繁當思所以養育而養育之方總不外於用天
之道因地之利蓋各省之陰晴寒暑雖有不齊而
雨露之滋潤則無不齊五方之燥濕剛柔雖有不
一而原隰之發生則無不一滇民每歲除夏麥秋
禾外不過種蠶豆黃豆收麥高粱之屬以資生年

值豐稔比屋猶慶盈寧一遇歉收閭閻能無饑饉
此非滇地磽瘠之故而滇民偷惰之故也夫民生
在勤地道敏樹如北方之果蓏江南之桑麻要皆
彌望青葱不使隙地閒曠是以一歲之所出足供
一歲之所需本都院歷任滇中東西兩迤情形備
悉凡府州縣城內外及村莊鎮市週遭曠土殊多
皆堪開墾或栽果蓏或藝桑麻各因地土之所宜
不惜勤勞以用力果能相習成風自然歲年奏效

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尺布寸錢皆於身家有補積
日累月何患富厚無期況官又無賦稅之徵求民
何惜手足之胼胝也合行勸諭為此牌仰該府官
吏轉飭各屬遵照嗣後無論府州縣城及鎮市村
莊凡有曠土原為某甲某乙之地即令某甲某乙
開墾種植其有官地之無礙墳塋田畝者或許一
人具呈或數人公具一呈均分種植該地方官酌
給印票以杜日久爭端但凡民樂與圖成難於慮

始全在該地方官善於開導俾之踴躍從事每於
歲底巡行考課以種藝之勤惰分別賞罰行之數
年力無不盡則地利無不開江南之桑麻北方之
果蓏未有不於滇省兼收其益者本都院即將以
該地方栽植多寡定該管官政治修廢矣勉之慎
之

大計後申飭各屬檄

張允隨

為申飭事

國家設官分職期展經猷考績程能用昭激勸既身
登於仕籍寧自薄其功名然或砥勵於前而苟且
於後或振作於始而怠惰於終豈皆飾詐以沽名
多由量盈而器小故居之無倦實心為實政之原
而謙則有終立事即立身之效凡茲古訓悉屬官
箴我

皇上誥諭臣工必循端而竟委講求吏治務夕惕與朝
乾如果念茲在茲斯為可久可大滇省舉行

計典本都院與督部堂敬體

聖天子澄敘官方之盛心舉劾一秉大公註考兼參興
論其才守兼優而猷為克著既為羣僚之冠合登
卓薦之條其餘守非不足取才非不可觀或以資
序尚淺而姑遲歲時或以功績未彰而尚須建樹
薦舉有待期望彌殷獨是常情忽逢旌拔便志滿
而氣驕豈必殊尤輒矜能而伐善既矜且伐則輕
肆日滋復滿而驕則乖張漸露於是業隳於方立

功敗於垂成從惡如崩易就下流之勢中道而廢
遂辜上進之階縱使幸增爵秩於目前必不能免
糾彈於轉盼此本都院不能不為已卓薦者慮也
至於才非卓越希登薦剡而未能政本平庸免罹
彈章而自喜謂後此之三年尚遠覺當前之急氣
忽生政事因循精神頽墮始則置民社於度外繼
則滋利慾於胸中本樸誠而或易以姦欺本廉謹
而或變為貪墨道無中立依違即退入重淵仕止

一途蹉跌則敗同覆水此本都院又不能不為未
卓薦者防也是則

計典初過防慮更多用是躊躇合行申飭為此牌仰
該府官吏并轉飭所屬遵照已卓薦者當念盛名
難副物望難酬勤以服官匪懈倍嚴於夙夜卑以
自牧虛懷益著於勞謙庶幾不棄前功兼可頻邀
顯擢未舉薦者當反求諸己毋終讓於人因此激
厲之心鼓其奮迅之氣保民如保赤念誠求臨

事若臨深時時慄慄恪恭奉職何休他人我先黽
勉奮庸不妨後來居上若夫為山九仞終虧一簣
將欲誰尤臨淵羨魚不如結網斯為可取本都院
不持成見悉屏偏私因人之重輕為重輕任物之
好醜為好醜苟劣聲稍著決不因上考而少存袒
護之心倘嘉績既聞亦不因中考而猶存阻抑之
意陟者忽黜沉者轉升祇秉公平時行甄察尚其
努力庶免噬臍

整飭學宮丁祭檄

布政使 陳弘謀 臨桂

為特飭整理

學宮慎重丁祭以崇

先聖事地方風化起於

學宮官司職守莫先祭祀案查滇省

學宮祭典屢蒙大憲諄切申飭又經前督憲鄂釐定

禮文祭器考訂位次頒發條約圖冊精詳周至允

宜恪遵以盡職守乃細訪所屬奉行惟謹者固亦

有人而漫不經心任其荒廢者亦復不少如殿祠
廊廡則上漏旁穿牆壁樅窻則東傾西塌庭除有
人畜之穢几案皆烏鼠之踪木主欹斜龕櫛塵積
印官教官熟視之若無覩也春秋兩祭奉行故事
几百供陳委諸僕隸先事既不躬親臨時復不省
視以致羸瘠之牲宰污濁之菹醢蒙垢之案盛含
蛙之粟棗種種不堪雜然並進執事漫無告誡宿
齊不復舉行不過五鼓排班勉強一拜任聽書役

隨從竊取祭品攘奪燈燭拜獻未終几筵狼籍豆
登未撤燎炬無光他如禮文之苟簡執事之錯謬
樂舞之生疎登降進退之愆忒有非指數所能盡
者特行申諭為此示諭合屬守令教官知悉各宜
凜遵前督憲頒行條約整飭

學宮壞者葺之闕者補之剝落者丹雘之欹斜錯亂
者排正之龕几不時拂拭殿庭不時掃除蕪蔓不
時翦刈人畜作踐不時防禁務使廟貌煥然庭除

修潔庶以妥

聖靈而肅觀瞻至於臨時致祭務須恪遵典禮祇奉章
程牲牷必肥腍品物必豐潔省牲省器一一躬親
同宿祭所必誠必敬自官司以逮奔走內外皆祇
肅之人自降神以及撤饌始終無懈怠之志該屬
試思里巷小民於尋常祠廟猶知設法興修豈民
社之司師儒之長反不如里巷小民乎賓客往來
尋常燕饗猶須致敬盡禮豈躬承大祭任意褻越

反不如尋常燕饗乎況修葺整理為費幾何齊宿
省視為勞幾何是可苟也孰不可苟也本司職任
旬宣志在敦崇典禮

學宮重地丁祭鉅典一任玩忽罪干不敬言之不無
過激心切望於遵行願與各屬共勉之

查設義學檄

陳弘謀

為查設義學以興文教以變夷風事滇南越在遐
荒夷多漢少土田澆瘠居民窮苦多有俊秀子弟

苦於無力延師又夷俗不事詩書罔知禮法急當
誘掖獎勸俾其向學親師薰陶漸染以化其鄙野
强悍之習是義學之設文教風俗所係在滇省尤
為緊要也我

國家棧撲作人聲教四訖歷任各大憲留心文教加
意風俗各屬仰承德意建學延師所在多有但查
各屬從前義學或止為成材而設而蒙童小子未
能廣行教讀或止設在城中便於附近漢人子弟

而鄉村夷獮未能多設義師夫蒙養為聖功之始則教小子尤急於教成人興學為變俗之方則教夷人尤切於教漢戶今欲使成人小子漢人夷人不以家貧而廢學不以地僻而無師非多設義學不可除會城書院本司議將奉發帑金置產垂久業蒙兩憲准行外所有各屬義學合行通查為此牌仰該府同知提舉官吏遵照牌內事理即便轉行所屬州縣各將本地方有無義學或訓成材生

童或訓夷獮幼童或幾處或在城在鄉係何時何
官建設其中有無藏書有無公田租息講堂書舍
若干間現在聘何人為師年需束修若干來學生
童若干文課每月幾次夷童若干有無助給餼廩
膏火并將各該地方四鄉應設義學幾處其教習
夷童應用何等人為師年需束修若干一并妥議
詳報至尚未設立之州縣及止設立在城一處而
四鄉適中之地尚須增設者該地方官悉心籌畫

設法妥議詳請舉行或倡義捐設或將地方何項
陋規作為義學之用如無項可動亦將應設之處
所需若干具詳請示即從前已有義學而日久頽
廢或田租被人侵隱或因近日地方有事廢弛未
開者亦即確查據實具報以憑核奪本司猥以迂
拙謬任旬宣時承兩憲以教養二事諄諄提命欲
勤宣德意以盡職守而耳目有限心力未周該屬
職在親民文教風俗責任更專願各實心籌畫以

期有成幸毋視為迂泛也

查設義學第二檄

陳弘謀

為查設義學以興文教以變夷風事人性皆善無
不可化誨之人漢夷一體無不可轉移之俗有地
方之責者果能因土制宜隨方設學而又區畫長
策垂諸久遠加意振興不致徇名鮮實有始無終
則化導既久觀感必多文教漸興風俗漸易裨益
地方非淺鮮也滇省夷多漢少鮮事詩書義學之

設視他省為尤急在鄉義學又視在城為尤急本
司蒞任以來訪知各屬原有義學未盡舉行義學
原有公田多被侵隱是以通查各屬舊設義學之
處舊有義學之田如原無義學即將應設地方應
需費用通盤籌畫或撥公項或查隱墾或由捐給
如無公項隱墾又力不能捐亦即將需費確數詳
候核奪今據各屬陸續覆到其通盤籌畫議定成
規者寥寥無幾而潦草率覆掩飾一時者則指不

勝屈有覆稱夷多漢少無庸設學者有覆稱公項
不敷舉行不繼並不將公項若干如何不敷之處
議及者有覆稱舊無公項現在量捐並不將應設
幾處捐給若干作何經久之處議及者有覆稱舊
無公項統俟核奪並不將何處應設需費若干聲
明請示者有覆稱各處建葢義學需費甚鉅因而
全不議及設學束修者有覆稱膏火不繼不能設
立而反將束修設學之處全不議及者並不細繹

原行不過奉行故事如以此事為迂闊不近人情不妨據實回覆或以為煩瑣有累地方尤不妨立請停止如止為無力捐設起見原行令無項可動即將應設之處所需之費詳俟核奪並非令該屬人人捐設也何乃支吾躲閃荅非所問令人不可解說除飭馭外合再明白通飭為此仰該官吏遵照來牌內事理即將該屬在城義學幾處每處需費若干原有公項若干田畝若干田畝坐落何處

何人經收除條糧外年收租息若干或市担或京担曾否敷用或城鄉可以通融敷用如原無義學何處應設需費若干何項可以撥充如無項可充作何捐置公產如不能捐即將置產需費若干報奪至於學舍或附近空屋或公所庵院皆可開設何庸另建鄉間蒙師即本地生員皆可教讀何事遠訪在城者固宜實力舉行在鄉者更宜廣為設立成材之學固宜勤為會課蒙童之館亦宜設法

振興已經赴學者作何振作獎勵未知向學者作何引誘招徠務須籌畫善後不徒粉飾一時仍將設學地名館師姓名註明漢童夷童若干書舍間數開館日期田畝租數造冊申報備案其從前已經議覆批定者毋庸復詳其未經議覆及已覆未協飭駁另議者再繹節次批撥逐一議覆不必仍以無力捐建便爾草率回覆立等彙核請院示奪毋再率忽至於知府耳目切近何處應設何項可

充如何振興如何善後就近稽察設法更便逐處
經理籌畫不難乃奉到止一轉行詳到止一據轉
徒煩案牘於事何益總之夷方化導非旦夕之可
期邊俗振興舍司牧其何賴不聽其夷終於夷惟
使之人自為教起化於今日而收效於將來斯邊
地之急圖而撫夷之本務也思之勉之

飭查節孝檄

陳弘謀

為飭查節孝以廣

皇仁以勵風化事治化之旁敷必先激勸閭閻之大義
端賴表彰我

皇上御極以來廣勵倫常崇獎節孝尤恐窮鄉僻壤側
陋單門即有芳規或多遺逸屢頒

諭旨至再至三邇來歲底彙

題俱荷

恩旨山陬海澨苦節幽芳從前未經表揚者莫不仰邀
曠典滇省僻在西南夷多漢少雖未能戶敦詩禮人篤

倫常而沐

聖化之涵濡被憲仁之深厚愚夫愚婦原具知能僻壤窮鄉豈無節義在官門士族式化無愆且不忍任其埋沒而村婦寨民至情勃發安得不急為闡揚本司到任以來檢查案卷舉報寥寥或係邊地愚夷不知節孝之足重或係地方官吏忽視表彰為緩圖或矜棍垂涎而論阻於官牆或胥吏需索而事阻於苛駁以最關風化之要務而漫不經心以

通行表揚之

盛典而歷年沉擱屢奉憲催視同浮泛合行酌定冊式開明條例通行飭查為此牌仰該府官吏文到轉飭所屬州縣并儒學教官確加採訪通行曉示凡有貞節婦女不論已故現存不論兵民夷獮符合年例者務令確查舉報查取冊結由學分案具詳務於九月內到司以憑核實轉請

題旌毋得遲滯有誤

題報之期發潛德之幽光闡芳徽於天末各該屬諒
有同心務須秉正持公多方搜討採閭黨之公評
合官牆之彛好一經核實迅即轉詳若奉到止一
轉行詳到止一據轉吏胥任意需索而約束不聞
教官藉事居奇而漫無察禁致使半生苦節若罔
聞知邊野芳踪永無上達不但虛本司諄諄採訪
之衷懷亦大乖該屬勵俗維風之職守至本司衙
門書吏敢有暗行需索陋例者立即密稟以憑盡

法究處母得瞻徇勉之

啓

本朝

徵刻滇詩啓

檢討
王思訓 昆明

蘭津南渡篇什初興司馬西征人文踵至一章頌
體祀隆縹碧之雞十卷賦心客過孫原之水盤蛇
頽木桓溪則焚道裁歌笳馬髦牛常璩亦華陽作
志白狼遠徼悉奏風謠赤虺炎河盡登露布王仲

初宮詞百首南中之辨真者七篇劉須溪詩統全
書滇國則補完其半集歲弓插矢行號兵車花髻
珠纓詩傳驃樂金枝玉葉羌奴解咏珊瑚雲片波
潏阿嵯長吟吐嚕彼當荒遠之代已傳藻麗之辭
迄乎勝朝遂多作者邇文襄之遺烈集著石淙考
恭肅之流風詩名冰玉操雕龍繡虎之技豈惟西
巖中溪擅雲蒸霞蔚之才不獨弘山半谷張維蘭
茂既倡大雅於巖阿木氏麥宗且播新聲於髣漢

況夫鄯聞之龍川
陞嶺氣象沈雄
標榆之洱海蒼
山煙雲杳靄
昆池習戰動漢主之旌旗
瀘水觀兵
峙武鄉之壁壘
國開花馬邈矣波衝臺築撫蠻歸
然响町簞船直下健兒驚鹿夢之雷
畫笛橫吹老
伎奏龜茲之曲
史萬歲功名蕭瑟祇緣爨玩明珠
高千里經畫周詳不受李瑤木夾鐵橋銅柱江山
剝百戰之場
金齒銀坑溪硎扼九隆之險
天寶之
沈戈盡紫骨
葬龍關元和之賜印猶黃冊封鶴拓

雨餘蝸蝕摩挲元禮之豐碑月出雞鳴彷彿哀牢
之古縣元太弟革囊安在浪湧金沙傳潁川犀甲
何如煙銷白石枯松焰烈竟灰鏤釧之妃垂柳篇
成空老玉珂之客問梁王之宮殿則鴛鴦別館處
處斜陽尋黔國之樓臺將木叅孤村年年舊燕增
城下嫁還同窮塞之琵琶文節難歸誰射上林之
鴻雁凡茲感慨盡入豪吟在昔名流類多傑構徒
以歷年兵燹都堙於戈船樓櫓之間萬里風塵不

達於天祿石渠之內遂謂南荒西徼原不生才長
使騷客詞人難消斯恨今欲合前賢時髦律以三
唐輯舊咏新詞分為兩集付諸剞劂雖非金碧之
全身播厥寰區稍露蒼華之真面廣加搜採藉以
表彰望我同人共勸其事家藏祕笈自製佳章凡
有片羽之投勝得百朋之錫俾知列賈浪仙於流
寓拓東原風雅之名邦祀王逸少為聖人滇紀祇
荒唐之陋說謹啟

雲南通志卷二十九之十